

[HiHi喇] 大佬叫我入大學收兵.....

作者: 凍檸啡

Powered by [紙言](#)

(1)

我係一個打手。

相比起上網出post既打手, 我份工簡單好多。

基本上, 唔係群毆, 就係劈友。

入左行雖然只係短短兩個星期, 但係我已經見慣晒刀光劍影, 血液橫飛既場面。

數數手指, 我參與過既戰役, 夾夾埋埋至少有二十場。

不過講真, 我並唔係咁鐘意打打殺殺呢種生活。

我成日都覺得自己除左劈友之外, 仲可以有一番更大既作為。

正因為咁, 我每次劈友都好俾心機。

如果上頭要既係對方隻手, 我絕對唔會斬錯條友隻腳。

我一直以為, 只要我勤力啲劈多啲人, 上頭自自然然就會賞識我。

但事實並唔係咁.....

同平時一樣, 今晚我一收到order, 就去左秀茂坪開拖。

完事之後, 我赤裸上身咁踏左喺馬路邊休息。

突然, 有個前輩走過來同我講: 「細侄, 位唔係咁上家。」

佢幫我點左口煙, 道: 「做我地打手呢行, 講既唔係你有幾好打, 而係你有幾襟打。你睇下你, 身上面刀疤仔都唔多條, 鬼信你會真係企出來幫呀公擋刀咩?」

一言驚醒洛克人, 怪唔之得尋日有個高佬一俾人斬左隻手之後, 就即刻升左職去走粉啦。

而我, 入左會咁耐, 連呀公係咩樣都未見過。

就係呢個時候, 遠處有人吹雞道: 「坤哥開壇召見新人!」

我一聽, 即刻拎起把老牛, 毫不猶豫咁向住自己個肚拖落去。

總壇位於長江中心既地庫, 比最底既停車場仲要低三層。

唔知係咪要慳電既關係, 總壇入面一盞燈都無, 純粹只係靠蠟燭照明。

由於光線不足, 我唯有跟實接頭人既腳步, 免得盪失路。

越向前行, 我越聞到一陣焚燒壇香既氣味。

「到喇。」接頭人吩咐我地乖乖地企喺原地度等。

我地一個二個dup低晒頭企定定, 無人夠膽開口講野。

啞黃色既燭光照到地面上既影子搖擺不定。

「咳。」

等左差唔多半粒鐘, 前方終於響起一聲咳嗽。

一個身形矮小既肥佬背對住群眾, 負手企左喺一張神檯前面。

而神檯供奉既, 毫無懸念就係義薄雲天既關公。

「拜見坤哥!!」全場人幾乎係同一時間嗌出來。

淨係聽呢下聲勢, 我相信成個總壇入面至少有過百個新人。

坤哥緩緩地擰轉個身, 從左而右咁掃視全場。

係神檯既紅光照射下, 我側住頭咁偷睇左坤哥一眼。

老實講, 如果俾我係街度撞到坤哥, 我絕對唔會相信眼前呢個賤肉橫生既肥佬竟然就係江湖第一大幫——「摧建幫」既龍頭。

單從外表, 佢睇起來反而有啲似個精明老練既生意佬。

但當我俾坤哥冷酷而不帶有人性既目光射住既時候, 我不期然有種不寒而慄既感覺。

坤哥此時慢慢咁向住我行過來。

「坤哥。」我點頭行禮道。

「點解?」坤哥以渾厚既聲線問道。

「吓?」

「點解要斬傷自己?」坤哥企喺我隔離問道。

「我...我無呀...」

「你身上面既傷口太淺。」坤哥用手指撫摸住我肚上面既疤痕道：「依家係劈友，唔係雕花。除左你自己之外，邊個會劈到咁到喉唔到肺。」

坤哥一講完，就用指甲插左入我個傷口裡面。

我咬牙忍痛道：「因為我聽講唔搵番幾條刀傷，其他人就會睇我唔起。」

坤哥一聽，用力更狠。

我無因為咁而屈服，反而昂頭道：「咁唔代表我唔搏命！講到劈友，我問心無愧！」

坤哥抽返隻手指出來，於傷口上輕輕磨擦道：「好，非常好...」

我拚死忍住唔啞痛，就連氣都唔喘一下。

坤哥皮笑肉不笑道：「後生仔血氣方剛係好事，但唔好以為凡事都可以咁易過到骨。」

佢輕輕咁拍一拍我膊頭，然後又行番去神檯前面。

只聽佢對住全場道：「廢話我就唔多講，你地今日企得係度，就係我毛仁坤既子女。」

坤哥既聲音低沉而響亮，有一種令人不得不聽既魔力。

「但正如我所講，我個名叫得做毛仁坤，呢度就唔使指意有人可以毘到我。對於出賣我既人，我從來都唔會仁慈。」

坤哥用脷舔左舔手指上面既血跡。

「所以喺正式入會之前，你地每人都要通過一次測試。」坤哥指住身旁一個著西裝既中年男人道：「Eric會負責帶你地去接受考驗。」

Eric托一托眼鏡，當係打左個招呼。

坤哥繼續道：「合格既人，將會正式成為我地既會員，而表現突出既，更會獲派特別既任務。」

「咁唔合格既呢？」前排一個潮童插嘴問道。

砰！

腦漿灑了一地。

「就係咁。」坤哥淡淡道。

「咁多位呢邊請。」Eric打開左一道側門。

(2)

喺Eric既指示之下, 我地行左入一個類似課室既房間。

每張檯上面, 都擺放住一套文具同一個燭台。

最怪異既係, 喺主考官張檯上面, 亦都安置左一個供奉關公既神位。

原本我一心認為, 坤哥口中既考驗, 會係類似隻抽打架呢類活動。

直到Eric為我地逐一派發考試卷果陣, 我先知自己捉錯晒路。

唔係掛?! 我就係讀唔成書先至入黑社會, 依家你同我講要考筆試?!

相信到場既考生有唔少人都好似我咁諗,
之不過先前潮童頭爆血流既畫面大家仍然歷歷在目, 所以無人夠膽有任何怨言。

Eric點著左一枝好粗既香, 恭恭敬敬咁對住關公拜左三拜。

正當我奇怪佢係度做乜春既時候, Eric上香道: 「考試正式開始, 你地有一柱香既時間。」

我打開試卷, 第一部分係道德問題, 佔全份卷既50%。

Q1: 你呀媽同坤哥同時跌左落海, 你會救邊個?

我諗都無諗就寫道:

正所謂爹親娘親都不及毛主席親, 我第一時間捨母救坤哥。

Q2: 如果坤哥想同你條女上床, 你會點做?

我心諗, 橫掂我又無女, 我鐘意點吹都得啦, 於是寫道:

我會即刻帶條女去Body Check, 確保佢白白淨, 無性病, 以供坤哥享用。

打落既十幾條道德問題, 純粹都係要你從生命中最重要既野同坤哥之間作出決擇。

我盤住「要死我行先, 坤哥大過天」既宗旨, 輕輕鬆鬆就做晒呢個部分。

正當我諗住伸個懶腰休息下果陣, 我偷睇到隔離位係咁係度嚟計數機。

乜要計數既咩?

我將份試卷返轉。

背後寫住: 第二部分, 數學問題(佔50%)。

第一題 - 微積分。

嗯, 平時我都有儲開八達通積分, 應該無問題既。

但當我一睇條算式, 即時頭都大埋。

咩來家?! 又dx 又dy, 而且個f又無左中間果一橫...

好在, 呢個部分係MC題, 我就算唔識都可以是但填啲答案, 唔使交白卷。

雖然唔知道黑社會入面究竟有啲咩人可以出到啲咁深既數學題, 但我相信呢位高人既機心一定好重, 因為佢出既MC有成六個答案咁多, 擺到明就係唔想俾我呢啲人撞彩答岩。

咪住, 六揀一?

我靈機一觸, 即時喺舊正方形既擦膠上面加左幾筆, 將佢變左做一粒骰仔。

我一擲, 碌左個四出來。

好, 第一題係D。

我再擲, 呢次係六。

嗯, 第二題係F。

如是者, 我鳩擲左十幾鋪骰仔, 好快就做晒成份卷。

(3)

交完試卷之後，就有人帶左我去試場隔離既一間大房度等。

由於我係第一個做完，所以成間房得我一個人。

而隨住時間過去，陸陸續續有考生行左入來。

人一多，自自然然就開始談論起試卷既題目。

「喂，第二條道德題你點答呀？」

「唉，呢題我都諗左好耐，鬼叫我條女岩岩先係微信度識，仲要好搵索添家....」

「其實乜搵野係微積分？」

「我估即係好少積分咁解掛。」

正當眾人議論紛紛既時候，Eric擺住份文件行左入來。

「咳咳。」

Eric清一清喉嚨，全場即時肅靜起來。

「我依家公佈合格考生既名單。」

我好緊張咁吞左一吞口水。

「陸萬生。」

「YES!! 好彩我有讀過兩年毅進者！」有人歡呼道。

「李展鵬。」

「望咩呀?! 唔抵得呀，話晒我會考有兩分家。」

「陳廣奇。」

「要做摘星狀元，其實唔難。」

如是者，Eric讀左大概有三十個人名。

「以上係合格既人士，請你地跟住呢一位大哥去樓上間大家樂食啲野先。」Eric向住一位大隻佬打左聲招呼。

等合格既人走晒之後,
Eric轉過來向住我地呢班淨低落來既人道：「相信大家頭先聽完坤哥介紹，應該都好清楚唔合格會有咩下場。」

「你都痴撚線既！」一名著背心既差仔立即拔足逃走。

焦！

差仔「Oops」左一聲,就俾唔知喺邊度射出來既子彈head shot左。

Eric好似咩事都無發生過，繼續道：「如果你地唔想好似佢咁既話，請過來簽一份合約。」

只見佢舉起左一疊紙，道：「你地簽左呢份合約之後，即係等於應承幫坤哥去柬埔寨果邊種三年罌粟，直至到約滿之後再番來考試。」

我身旁一個俾太陽晒至不似人形既崩牙佬哭道：「千辛萬苦先捱到番來，無諗過Retake都係唔合格....」

之後，我地就一個跟住一個行去Eric面前排隊簽約。

雖然我都知一簽左約既話實係九死一生，但係喺Sniper重重監視之下，我無得揀。

正當我排完隊，想喺份合約度簽字既時候，Eric一手捉住左我。

「你跟我來。」

然後我就俾佢拉左去另外一間細房。

(4)

呢間房同其他果啲好唔同，除左燈光比較光猛之外，裝修亦都豪華好多，房中間仲要擺左一張名門望族專用既長餐檯。

Eric幫我拉開左張凳道：「你坐坐先，坤哥好快就會過來。」

佢拍一拍手掌，就有人送上一條巨型既日本料理船。

「唔夠食既話即管開聲，我會聽得到。」Eric生硬咁笑左一笑，就離開左。

雖然唔知發生咩事，但咁多款壽司刺身擺係眼前，幾大都食左先講。

我狠吞虎咽左N舊帆立貝之後，房門就打開左。

我即時企起身恭敬道：「坤哥，唔好意思，食多左.....」

坤哥望一望條空船，道：「無相干，後生仔食多啲先有氣力拚搏。來，坐低先講。」

我戰戰兢兢咁坐番埋位。

「你叫咩名？」坤哥問。

「我叫忽得。」

「我係問你個全名。」

「我全名叫好撚忽得。」

坤哥眼神閃過一絲怒色，隨即和善道：「咁你呀爸呀媽幫你改左個咩名吖？」

「哦，原來你係問呢個。我叫李又德。你叫我忽得又得，你叫我李又德又得，得左。」

「得喇得喇，我叫番你忽得啦。」坤哥強忍住唔耐煩既情緒，道：「我無估錯既話，忽得你應該係讀過唔少書。」

事實上我只係得中三程度，但直覺話俾我聽唔可以講真話，於是道：「係呀，身邊既人都話我好叻仔家。」

「睇得出。」坤哥點頭道：「唔叻既話你數學果Part都唔會擺滿分啦。」

嘩屌！真係俾我擲骰仔撞中晒？！早知就買張六合彩啦，呢期果一億咪係我個咯。

「你讀書咁叻，點解要做古惑仔？」坤哥突然問。

俾佢凌厲既眼神掘住，我發覺我好難講到大話，只好道：「咁...咁Eric都係咁啦。」

我純粹只係亂估，點知坤哥竟然拍檯道：「我就知你地係同一類人！」

坤哥企左起身，

負手道：「自從Eric讀完個經濟博士返來幫我打理業務之後，呢幾年我地真係撈到風生水起。正因為咁，我先明白到「摧建幫」最需要既，唔係啲勇字行頭既傻仔，而係你地呢啲高學歷既人才！」

我feel到係時候喇，於是跪低道：「坤哥有咩吩咐，即管同細佬講。細佬上刀山落老蘭，絕無托手肘！」

坤哥伸手扶左我起身，笑道：「我想請你幫我完成一項好特別既任務。」

「千祈唔好用個請字，坤哥有咩即管吩咐細佬得家喇！」大任當前，我全身熱血沸騰。

坤哥逐隻字逐隻字好清晰咁講：

「我要你入大學做臥底！」

(5)

「做卧底?!」我驚訝道。

「無錯! 以你既聰明才智, 要應付大學入面既課程絕對無難度。」坤哥喺褲袋擺左兩粒健身球出來, 一邊搓一邊道:「但係我既目的唔係叫你去讀書, 我要你入去幫我吸納新血。」

「即係幫你入大學收o靚?」

坤哥點點頭, 道:「男既踢佢入會, 女既拉佢下海。」

「下海, 即係帶啲女去游水?」

「即係逼佢地去做雞呀!」坤哥唔耐煩道:「你除左讀書叻之外, 真係咩撚野都唔識。」

「唔好意思。」我抱歉道:「之但係我人唔靚仔又無錢, 啲女未必會受我昆家啲。」

「我自有準備」坤哥高深莫測咁笑左一笑, 道:「總言之過左三日兩夜既迎新營之後, 我要見到第一批新人。」

「呢個係你既檔案。」Eric唔知幾時行左入房。

「屌, 行路無聲既...」我一邊碎碎念, 一邊打開左個公文袋。

File入面塞滿晒唔同既文件, 有身份證, Passport, 成績表等等。

但每樣文件上面貼住既唔係我張相, 而係一個生得有九成似吳彥祖既男仔。

「呢個細路, 原本打算今年喺外國返來香港讀大學, 但咁岩喺上機之前, 俾佢見到我地啲兄弟係加拿大果邊落貨...」

Eric托一托眼鏡, 繼續道:「原本佢扮睇唔到都算, 但係條正義撚竟然想報警, 我地唯有送佢一程。」

我倒抽口涼氣, 道:「你地想我用佢既身份讀大學?!」

「轉數幾快吖。」坤哥拍一拍我屎忽以示鼓勵:「你屋企住喺邊?」

「天水圍。」

「居屋定係私人樓?」

「公屋。」

「嗯, 原來係新界屋村仔...」坤哥微一沉吟道:「咁睇來呢間大學最岩你。」

我望一望佢掙落檯既入學申請表, 上面寫住:

香港中文大學

(6)

喺坤哥既安排之下, 我接受左一系列面容重組既工程。

除左整容之外, 佢地仲係我耳背後面裝置左一啲通訊既設備, 方便日後同我聯絡。

負責幫我做手術既, 應該係啲濕鳩無牌醫生, 因為手術完左之後, 我一連發左幾日高燒。

訓喺病床既呢段時間, Eric幾乎每日都有來探我。

不過佢來既目的唔係探病, 而係要我記熟晒新既背景資料同性格特徵。

就好似依家, Eric又喺我耳邊催眠道:「記住, 你既家境非常富裕, 可謂有車有樓, 衣食無憂。你五歲既時候, 就跟住屋企人移民左去加拿大。由於自細就接受外國既高等教育, 所以你能夠操一口好流利既英文...」

我聽到呢度, 即時打左個突。

操咩撚野英文?! 我連26個英文字母都未必喺得晒。

雖然心入面係咁諗, 但我都只係隔住層紗布同Eric講:「我英文唔係幾好, 呢Part好似有啲問題...」

「呢層你唔使擔心, 我相信叫得中文大學, 好少何會講英文。」Eric答道。

「咁我到底要讀邊科啊? 斷估唔係調理農務系掛。」

「邊一科既人最古惑同最叻走精面吖?」Eric問。

我就算無讀過大學都識答:

「商科!」

今日係大學迎新營既第一日, 亦係我折線重見天日既大日子。

一個好口臭既男醫生對住我講:「你都算係我行醫以來接過最大單既case咯。」

我黯住個鼻道:「醫生你拆還拆, 可唔可以唔好講野, 我驚我真係會嘔。」

醫生一圈一圈咁幫我卸下繃帶, 然後俾左塊鏡我。

我一望, 即時驚為天人。

「嘩! 呢鑊真係靚仔到呀媽都唔認得呀!」

情不自禁下,我衝過去嘴左佢一啖,完全忘記左佢有幾口臭,
點知醫生竟然伸埋條脷出來和應。

「屌!」我即時彈開左九丈遠。

「唔怪得我,你真係太靚仔啦。」醫生含情脈脈道。

好彩喺呢個咁尷尬既時刻, Eric及時出現左係門口。

佢好滿意咁望左我一眼, 然後道:「坤哥叫我交樣野俾你。」

Eric將一塊龍形既玉佩放左係我手上。

「見龍玉如見坤哥,非必要時唔好隨便擺出來。」Eric語重深長道。

我感動道:「放心啦,坤哥咁睇得起我,我一定唔會丟佢既架。」

ERIC點頭微笑道:「你已經遲左入Camp,我搵左隻腳車你去中大啦。」

(7)

前往中大既途中，我好求其咁立左下Eric叫我熟讀既果份大學簡介。

「遠離煩囂的中文大學，四面環山，風景怡人。」

屌，包裝到咁好聽，咪即係偏僻到仆街既山卡啦地方。

再睇一睇啲相，中大既校園直頭好似絕代雙驕入面既惡人谷，令我忍唔住幻想果度一定有好多豬牛羊周圍行來行去。

本書之後繁繁複複既內容，講既都係大學咁多年以來既歷史同發展。

簡單啲講，除左啲未成氣候既新書院之外，中大主要既書院好似只係得四個，至於叫咩名我都費事睇。

而我依家搭車去緊既，就係成個校園入面最有規模既大會堂——邵逸夫堂。

由於本簡介實在太多字，而且中間又無加插一啲學生妹既J圖，搞到我完全無心機讀落去。

睇下睇下，我不知不覺就訓著左。

一下飄移之後，我坐果架法拉利就停左係邵逸夫堂既前面。

所有喺正門等待入場既學生全都轉過頭來望住架車。

「少爺，我地到啦。」Eric搵既呢隻腳好識做戲，仲要特登扮埋司機落車幫我開門。

「嗯。」我好有型咁跳落車。

當我除低副Ray Ban既時候，我見到既係一雙又一雙天真無邪既眼睛。

「好型呀！」

「好似吳彥祖呀！」

尖叫聲此起彼落。

「超！條二世祖上車戴黑超，落車先來除眼鏡，正一鸚鵡仔。」一個滿臉暗瘡既肥仔道，身邊仲有幾名跟班幫佢撥涼遞水。

我記得坤哥叫我一到步就要搵機會響朵立威，於是就從其中一名跟班既手上搶左枝曠泉水，然後整枝倒左落肥仔個頭度。

「點呀，咁樣會唔會涼爽啲呀？」我挑釁道。

肥仔即時發難道：「屌你老母！

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呀?!」

我醒起自己都算係半個鬼仔，

於是撓起雙手道：「Please teach」

肥仔好明顯聽唔明「請教」既英文，

問隔離道：「佢講乜鳩?!」

「佢問你係邊個掛?」一個跟班答，

然後方死無人聽到咁大聲啞：「我地文哥既老豆係圍村既村長，你敢得罪佢?!」

我故作恭敬道：「Oh! 有眼不識Tarzan，

原來你就係大名鼎鼎既圍村傻仔文，

聽講你地就來連丁權都保唔住喇啲。」

「你...你...」傻仔文黝到面都紅晒，

喝道：「兄弟!

做野!」

「好！」

嘴裡雖說好，身體卻很誠實，傻仔文既跟班純粹只係得個講字，無一個夠膽衝上來。

「做咩呀你地!!」一名保安孻孻跑左過來，生氣道：「你地大學生來家，喊打喊殺咁成何體統呀!」

「係佢撩我地先家。」傻仔文小學雞咁指住我。

保安孻孻轉過頭問我：「你讀咩系家? 點解唔著Camp

Tee呀?」

「我讀商科，初來報道，

唔係好識規矩。」

「商學院入緊場家啦，

你跟我來啦。」

於是，我就跟住保安孻孻行左入邵逸夫堂，臨走前都不忘多謝傻仔文枝水。

(8)

同一般既大會堂差唔多, 邵逸夫堂入面既冷氣都係凍到仆街。

「你讀咩系家?」保安孖孖問。

大鑊, 乜商科仲有分系既咩?

我心諗, 人多既話收靚應該都易啲, 於是答:「最多人果個系啦。」

「咁即係BBA啦!」

「BBA?! 好呀, 我本人好鐘意果首歌就係叫 I Love BBA。」

「咁你係邊個書院家?」保安孖孖又問。

咁搵煩家, 又書院又學系....

「邊個書院啲人最似黑社會吖?」我隨口問

保安孖孖反問道:「逸夫書院件camp tee 係黑色既算唔算吖?」

喺保安孖孖既安排之下, 我坐左係一班著黑衫既小朋友中間。

啲女仔一見到我, 即時好興奮咁交頭接耳起來。

講真, 其實我都只係廿歲出頭, 但唔知點解坐係呢班吱吱喳喳既o靚仔o靚妹隔離, 我硬係覺得自己好搵老。

坐低無幾耐, 台上既司儀就開始講野:「好歡迎各位新生出席今次既入學講座, 依家有請商學院院長黃教授為我地致詞。」

原本我都幾好奇呢啲大學教授會講啲咩來歡迎我, 但當佢發出毫無抑揚頓挫既唸經聲之後, 我聽唔夠兩句又訓著左。

正當我綺夢初起之際, 我感覺到自己挨左落一個女仔既膊頭度。

點解我咁肯定係女仔? 好簡單, 因為係我從來未試過喺一個男人既身上聞到呢陣髮香。

我將對眼打開左一條細縫。

出現喺眼前既係一對起伏不定既山峰。

唔, 睇來唔單止係女仔, 仲要係一個處於激動狀態既女仔。

換轉平時搭巴士果陣,

如果我唔小心挨左落隔離位，係女人既話唔夠一秒就會將個膊頭變做電動牙刷咁將我轉開。

係男人既話仲衰，佢地大多數會卸一卸膊，然後極速撞番上來重創我個大陽穴。

但今時今日，我無俾人撞開不特止，仲要搞到俾我挨住既女仔咁鬼high。

呢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你的相貌如何，你的人生也必如何」既真諦。

「乞噏！」

個女仔應該忍左呢個乞噏好耐，因為佢一打出來，我整個人就撞左落前面既椅背度。

「Sorry呀，你無事咩？」個女仔緊張道。

「我仆..」.

一望到個女仔既樣，我即刻成個人呆左。

清澈明亮既眼眸，白滑無暇既嫩膚。

最令人心動既，係佢臉上果兩舊充滿住青春活力既蘋果肌，令人有一種初戀無限Touch既感覺。

「我仆...親者。」

俾我眼甘甘咁望住，個女仔尷尬笑道：「做咩呀，仆到傻左呀？」

佢一笑，即時露出一排整齊潔白既細齒。

對於一個古惑仔來講，一個天真無邪既笑容，足夠令我如沐春風。

「妳點解唔叫醒我呢？」我卒住額頭，扮晒痛咁問。

「我見你訓得咁lum，又流晒口水咁，咪唔好意思叫醒你咯。」

我見到佢既膊頭俾我啲口水整到濕左一嚟，便道：「哎呀，整濕晒你添.....呀，唔係，我唔係咁既意思。」

只聽佢笑道：「係呀，你睇下，我濕晒啦。」語氣當中只有純真，不帶有半點淫邪。

「妳係咪無拍過拖？」我衝口而出問道。

正當我有啲後悔問得咁直接既時候，佢竟然毫無戒心答道：「係呀，我之前讀女校家，所以到依家都唔係好識同男仔相處。」

此時，植入左我耳仔既通訊器突然傳來Eric既聲音：

「目標鎖定，條女未拍過拖，好可能仲係處，處女係黑市係天價。」

唔係掛?! 我岩岩先對人有啲好感, 你條仆街就走出來搞局?!

(9)

「係呢, 你叫咩名呀?」個女仔問我。

「我叫忽得。」神不守舍既情況下, 我竟然響左自己平時個朵, 完全將背好晒既資料拋諸腦後。

「忽得? 個名咁得意既?」個女仔笑道。

「呀....其實...其實呢個名唔係...」

「唔使兜啦, 可以係花名來既者, 費事你講多錯多。」Eric把聲再次響起, 聽得出佢好唔高興。

「你做咩成日都呆呆濟濟咁既?」個女仔問。

「因為我仲未知你叫咩名咯。」我強顏歡笑道。

「傻佬, 我都未答你。我叫楊采兒, 你叫我采兒得啦。」

「採耳? 好名吖, 一聽就令人覺得好舒服呀。」

「唔係呀, 係采兒呀, 楊采妮個采, 兒童個兒呀。」

Eric插嘴道:「我上左年紀都睇得出你溝女好撚嗰。」

「收爹啦, 你個死中坑識條撚咩!」

「你同緊邊個講野啊?」采兒左望右望。

「無, 我話個教授好肉緊者, 哈哈。」我乾笑道。

「唔好淨係掛住同條女講野, 你身邊好多乜唔妥你。」Eric又傳來溫馨提示。

我回頭一望, 四周圍盡是惡毒既葡萄目光。

「你點知家?! 莫非你監視緊我?!」

「你放心, 我唔會廿四小時都吸實你, 我都無咁多時間。」Eric答道。

就係呢個時候, 一個頭髮金到發光, 同樣都係著住黑色Camp tee既死o靚仔, 係一大群學生既簇擁之下進入禮堂。

佢一出現, 坐喺我身邊既同學即時企晒起身, 一面拍掌一拍嗌:

「飛機!」

啪啪!

「飛機!」

啪啪!

一時間，全部著黑衫既人好似發左癲咁，狂叫住「飛機」呢個名。

望住飛機理所當然咁接受群眾既擁戴，我第一時間係度諗：

莫非呢條友先下手為強，一早就收左一大班o靚?

「咩事咁把炮呢?」我問采兒。

「唔知家，好似話前面果個人係我地既大組長來家嗰，人地嗌我咪嗌咯。」

「咩話?! 咁同邪教有咩分別?」

「哈哈，又無咁嚴重既。」

飛機此時舉起雙臂，以君臨天下既姿態嗌道：「一呼百應!」

「飛機哥最威最勁!」黑衣群眾齊聲膜拜道。

「你都快啲敬拜佢啦。」采兒夾硬拉到我烏低左身。

我屌，究竟發生緊乜撚野事?!

(10)

就係飛機宣示完主權之後, 另一個染紅毛既大隻佬又帶領住一大班著白色衫既後生子女步入會場。

「豪鬼!」

啪啪!

「豪鬼!」

啪啪!

呢班人根本就係想同我地鬥大聲。

緊接住, 又有兩班著紅衫同著藍衫既陣容, 分別喺左右兩邊進場。

「泥鯁!」

啪啪!

「大炮!」

啪啪!

四班人共聚一堂, 成個邵逸夫堂即時嘈到拆晒天。

我心諗, 平時劈友都無依家咁大陣仗, 於是問采兒:「唔知飛機哥立過啲咩大功, 我地要咁尊敬佢呢?」

采兒擰擰頭, 道:「組爸話O Camp要玩得開心, 我地就要崇拜佢咁啫。」

「組爸又係咩搵...咩野來既呢?」我聽到頭都大埋。

「就係企前面果個男仔喇, 佢負責係呢三日兩夜照顧我地家, 佢好好人家。」

我順住佢指既方向前望, 只見一個長相成部計數機咁既四眼仔大模斯樣咁係度撩鼻屎。

要我嗌一個咁既毒搵做呀爸?! 你不如閹搵左我算喇。

「咁著住其他顏色衫既又係咩人來既呢?」我又問。

「唔同顏色代表唔同書院咁嘅。紅色係崇基, 藍色係聯合, 白色係新亞。好似我地逸夫咁, 就係著黑色tee家啦。」

「四個書院四個大佬?! 咁同哈利波特有咩分別呀?!」

「俾你一講又真係幾似啫。哈哈。」采兒忍唔住笑道。

正當我俾采兒天真瀾漫既笑容震攝住果陣, 飛機突然走左上台, 大聲道:「咁多位兄弟姊妹! 我地dem番個beat好無?」

我都未開口問, 采兒就同我講:「跟住前面既人做動作就得家喇。」

只見飛機雙手作鴨嘴狀, 然後嗌道:「妙妙夾夾夾 ...」

「妙妙夾夾夾」所有人又真係一路跟住佢做動作, 一路嗌呢句完全無任何意思既句子。

「嘛嘛咪呀嘛嘛呀」飛機將手掌一開一合咁向上舉起。

「嘛嘛咪呀嘛嘛呀」周圍既人好似俾人洗左腦咁一味死跟, 唯獨是得我一個呆左咁企左係度。

家下諗埋咒語添, 仲唔係邪教?!

「嘩哈哈! 啲動作咁撚騎呢家!」Eric 狂笑道。

「你又知?! 你睇緊家?!」

「無, 條友嗌完我即時Soundhound左下, 點知真係俾我搵到條link, send俾你睇下啦。」

好快, 我部電話震左一震, 就Eric send 左個whatapps 俾我。

www.youtube.com/watch?v=Po1G5SCLD1A&feature=youtube_gdata_player (00:23)

「原來個beat好耐歷史, 不過片入面既場地好似唔係邵逸夫堂...」Eric道

「你send俾我把撚咩?! 我依家咪親歷其境咯!」好彩周圍既人都dem緊beat, 唔得閒留意我喺度自言自語。

「純粹確認下者。」Eric答道。

(11)

正當個beat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叫豪鬼果個新亞大組長跳左上台，對住飛機喝道：「喂!! 明明講好左入學典禮唔准dem beat家嗶, 你依家算點先？」

「咁你想點...樣吖!」雖然飛機喝返佢轉頭, 但夾硬吞左句粗口落肚, 氣勢真係爭啲。

「你犯規仲咁大聲?!」豪鬼咬住飛機唔放。

「吹呀, 我係犯規呀, 唔舒服呀, 打我吖笨。」睇唔出飛機都有啲做無賴既天份。

台下突然有人嗌道:「打你咪打你咯!」然後就有一個裝滿水既水樽從白衣群聚當中飛左出來。

望住個水樽逐漸逼近, 飛機竟然嚇到傻左, 完全唔識閃避。

「出手!」Eric突然傳來一聲指令。

我一腳踩落張凳, 借勢一躍, 就衝左上半空。

「我淒!」

凌空一腳, 我就將個樽踢返轉頭。

「哎呀!」咁岩得咁橋, 個樽打左落一個肥仔既頭上面。

「邊個夠膽掙我?! 你知唔知我老豆係邊個?」

「又係你個傻仔文?」我失聲道, 雙腳同時落左喺台上。

「同我殺左呢個仆街仔!!」傻仔文神色痛苦咁摸住個頭大呼小叫。

台下即時混亂一片。

「冷靜啲!」豪鬼大聲叫道, 當正自己真係街霸入面既大佬。

「你係邊個? 你咩書院家? 你件Camp tee 呢?」豪鬼連珠炮彈式咁質問我。

全場屏息靜氣, 等待我回答。

就係呢個時候, 飛機好醒水咁除左件Camp tee俾我。

我將件黑色衫一笠, 瀟灑道:「我只係逸夫書院入面一個迷途小組仔。」

台下既學生不分顏色, 同時爆出喝采聲。

(12)

經此一役,逸夫書院出左個又型又打得既組仔呢件事,好快就係大學入面傳開左。

而我身邊,亦都多左好多狂蜂浪蝶。

「我屋企樓下有色狼呀,忽得你可唔可以陪我返屋企呀?」

「忽得你踢完水樽一定好口渴喇.不如飲啖水先啦。」

「天氣咁熱,我去買杯雪糕返來一齊食吖!」

老實講,除左返東莞,我咁大個仔都未試過俾咁多條女圍住。

但我無諗過既係,原來俾咁多個發情既學生妹包圍,個感覺係煩多過爽。

不過對於佢地所獻既殷勤,我全單照收,因為Eric落左order,要我拉晒呢班女下海,

反而采兒係我成名之後,就再無同我講過一句說話。

每次當我望住佢既時候,佢都會刻意避開我既目光。

我撩佢講野,佢都會借啲嘅急急腳行開。

雖然采兒既冷淡多少令我有啲失落,但係重任在身,呢啲少女既情懷我唔理得咁多。

完左入學講座之後,下一個環節就係聽組爸媽講解reg科,內容大多數都係圍繞住邊一科最易合格,邊一個教授最仆街等等。

雖然每個同學仔都聽到聚精蓄神,但我對呢part真係一啲興趣都無,

等到毒撚組爸講晒所有「reg科秘技」既時候,個天已經全部黑晒。

「好喇,依家等我帶你地去玩全個O camp最驚嚇既活動啦。」毒撚組爸fing住鼻涕咁講。

「咩活動來家?」采兒興奮問道。

「哈哈,就係...勇闖鬼門關!」

係毒撚組爸帶領之下,我地來到逸夫書院既一條馬路前面。

「山長水遠行過來睇路?!」我不滿道。

「係咯,有無搞錯呀!」

「無病呀嘛！」

啲女fans為左討好我,紛紛和應道。

「稍安勿燥呀忽得哥。」毒撚組爸好明顯都怕我三分,連忙解釋道:
「其實呢條環迴路路大有來頭家。」

「好!就聽下你講啲咩!」我盤膝坐左係馬路上面。

如是者,大家都跟住我坐晒喺地上面,聽毒撚組爸用梁思浩把怪談聲講鬼故。

「呢條路,其實仲有一個更為人熟悉既名字,叫做「一條辮子路」。

相傳係好多年前,內地興起左一股偷渡來港潮。

根據當時既「抵壘政策」,無論你係咩籍貫,只要成功到達香港搵到親人或者朋友,你就可以擁有永久居留權。

於是,呢班從內地來既偷渡客無所不用其極,既攀山,又涉水,務求扭盡六壬逃過入境處既目光。

而係果陣時,有個後生女選擇左啲埋喺火車既車底,諗住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偷運入港。

但當架火車駛到大學站既時候,月台上面竟然出現左一大班警察要查車。

個女仔急起上來,即時跳左落車。

點不知個女仔紮住果條長辮,就喺佢跳車既時候撮左係火車碌中間。

火車一開,佢個頭就監生俾部火車成個扯甩左.....

自從發生左呢件慘劇之後,鄰近火車站既中大就成日傳出鬧鬼既傳聞。

據說,有個讀醫科既學生,因為溫書溫夜左,於是乎就一個人經呢條環迴路行落山搭火車。

行到半路既時候,前方突然出現一個著白色裙,紮住長辮既女仔。

佢心諗,呢條路咁陰森,搵個人陪住來行都好,於是就加快腳步趕上去。

無幾耐,佢就追過左個女仔。

但當佢回頸望果陣,佢發現個白衣女仔前後個樣都係一條辮.....

聽到呢度,有個組仔突然問:「你唔俾個女仔聽到後面有腳步聲,咁岩都擰轉左個頭家?」

「講故唔好駁故啦!起埋個女仔底好無!咁既人都俾你入到中大!」我窒返佢轉頭。

俾我既氣勢一震,個組仔都唔好意思再出聲。

毒撚組爸尷尬道：「故就講完啦，不如我地即刻開始個活動㗎...」

「依家咁黑，你唔係真係要我地逐個逐個喺條辮子路上面走番轉呀嘛，我肯佢地都唔肯啦。」我指住啲組女道。

「係咯，係咯...」

班組女好識做咁耍手擰頭。

「咁我又唔會咁殘忍，你地會分開成兩個一組，然後逐組逐組咁出發去探險家。」毒撚組爸攤左個抽獎箱出來，道：「入面每個乒乓波都寫住左一個女仔名，邊個男仔抽到既話就會同果個女仔一組。」

一男一女？毒撚諗出來啲橋果然零舍窩心。

「咁等我抽先啦。」我一手就伸左入個抽獎箱裡面。

「睇下先...」雖然乒乓波上面寫住既名係李美儀，但係我有理無理都係嗌道：「俾我抽中既係楊采兒！」

其他組女即時發出失望既嘆氣聲。

毒撚組爸氣急敗壞道：「無可能家啲，我明明收埋左.....你俾波我睇下！」

「我話係就係啦！」趕係佢未搶到之前，我一手就捏爆左個波。

「好man呀！」組女們尖叫道。

「咁我地出發先啦。」趁毒撚組爸未搞清楚狀況，我拖起采兒隻手就跑左入環迴路。

(13)

「放開我呀。」采兒掙脫開我隻手。

「做咩呀? 妳入學講座之後就怪怪地咁既。」

「無呀...我唔慣俾男仔拖住啫嘛...」采兒行離左我幾步。

「你行咁遠, 唔驚俾啲鬼捉左去咩?」我故意嚇嚇佢。

「我...我先唔驚呀...」

采兒一講完, 就有一道寒風從山下面吹上來。

樹影俾陣風吹到左右搖動, 令原本陰森既環境變得更加詭秘。

「你唔驚, 我反而有啲驚...」我好識做咁行近番去采兒隔離。

「你有咁多fans驚咩吖...」采兒以細不可聞既聲線道。

「哈哈, 咩野fans呀. 我連佢地姓咩都唔知呀。」我笑道。

「唔係個乒乓波上面有寫, 我諗你連我個名都唔記得添呀...」采兒扁嘴道。

「講個秘密妳知吖。」

「咩秘密呀?」采兒講完先醒番起自己仲黐緊我, 於是道:「唔使講, 反正我唔想知。」

「咁我唔講家啦。」

采兒無追問, 但係就好大力咁dum左個地一下。

「好啦好啦, 我講俾妳聽啦。其實頭先我抽中果個唔係妳來家。」

采兒疑惑道:「咁你又叫我個名?」

「因為我想同妳一齊行咯。」

「.....」

平時唔係返大陸叫雞就係留港嚟鐘仔, 我已經唔記得左有幾耐未試過氹女仔。

之不過采兒係我講完呢句之後, 就再無出過聲, 所以我都唔知佢係咪已經原諒左我。

成條路只剩低沙沙既樹葉聲。

唔經唔覺, 我同采兒已經差唔多行晒成條環迴路。

「車, 仲以為有咩咁巴閉。」我不屑道。

「嗚...嗚...」

「采兒妳做咩喊呀?」我問道。

「我無呀, 啲喊聲唔係我發出來家....」采兒嚇到面都青埋。

唔係掛, 臨天光先來賴尿?!

「你睇下...」采兒手震震咁指住前方。

一個女仔孤獨咁企左係前面。

白裙, 長辮, 就同鬼故入面既描述一模一樣, 唯獨是...

「喂, 扮鬼都專業啲呀, 辮子姑娘果個年代邊度興著雞翼袖家。」我投訴道。

個女仔一手扯開左個辮子面具, 呻道:「天氣熱呀嘛! 唔著雞翼袖唔通著羽絨呀?! 屌! 我唔撈啦!」然後就發脾氣走埋。

「哈哈, 又會咁都有既。」采兒終於都肯笑番。

「嗚...嗚...」

「喂, 唔好扮啦, 妳都扮得唔似。」我對住采兒道。

「唔係我來家, 我無扮呀...」采兒驚到成個人挨左落我度。

「嗚...嗚...」

「喂! 咁多位組爸媽咪玩啦, 再玩就唔好笑家啦。」我特登講大聲?壯膽。

前方此時又出現一個紮長辮, 著白裙既女仔。

「師姐乜妳仲未走咩? 呢次條裙Pro左啲。」我故作鎮定道。

個女仔慢慢咁擰轉個身, 沙聲道:「乜我真係好似大學生咩...」

企係我地前面既, 係一個年紀老邁既婆婆, 只見佢無瞳孔既雙眼正流出紅色既血淚....

「呀!!!!!!」采兒攬住我不斷尖叫。

關於大學既鬼故, 其實出來行古惑既時候都聽兄弟?女講唔少。

咩野港大荷花池. 理大紅屋子果?, 甚至乎城大前身係又一城第二期我都聽過。

但原來真真正正見到鬼既感覺, 係咁令人毛骨?然。

「過來陪我玩?...」婆婆招手道。

「玩你老母呀!!」我橫抱起采兒就想向前衝。

婆婆飄?我地前面, 奸笑道:「唔好走啦, 個妹妹咁靚女, 我仲要佢來做我替身家。」

采兒雙眼一反, 就嚇到暈左。

我抱住采兒, 跪低道:「婆婆你咁想玩, 我最多介紹D大陸既泥鴨過妳識呀, 妳千祈唔好害我地呀...」

婆婆伸直雙手向住我走過來。

正當我以為呢鋪死撻緊之際, 婆婆竟然扶左我起身, 道:「坤哥叫我帶D野俾你。」

「坤...坤哥?!」呢下劇變我完全唔識反應。

「我都係入左會無幾耐家嗰, 之前都係o係街邊度執紙皮, 所以你唔識我都唔出奇。」婆婆一路講一路係個裙袋度羅左枝槍出來。

「做...做咩呀...」我六神無主道。

「坤哥收到風, 話D差佬都派左個?底入來偵察校園三合會行為, 叫你醒定D, 一?到個?底就一槍做瓜佢。」

「呀婆妳都係傳個口訊者, 扮到鬼五馬六咁做乜春呢?!」

「坤哥知你溝緊女, 咪叫我順便嚇一嚇你地咯, 唔係你邊得來有女攬呀, 呵呵呵呵。」呀婆講完就一縷煙咁飄走左。

(14)

由於有學生被嚇暈，「勇闖鬼門關」呢個活動被逼腰斬。

采兒係成大班組仔既悉心照顧之下，好快就恢復返意識。

「忽得呢？！佢無事呀嘛?!」采兒一醒返就嗌我個名。

一見到身邊既我似笑非笑咁望住佢，采兒即時面都紅晒。

「大家都好肚餓喇呵? 我地都係時候食晚飯喇!」

毒撚組爸一句說話就破壞晒呢下咁微妙既曖昧氣氛。

聽啲組mate講，逸夫書院既canteen,係中大來講算得上係幾好食。

唔似得聯合書院既餐廳，聽講果度既咕嚕肉顏色係螢光黃不特止，如果你將隻碟反轉，啲肉都唔會跌落來。

正當我以為頻撲左成日，終於有啖安樂茶飯食下既時候，果個叫飛機既濕鳩大組長又走左出來。

「咁多位組子女，我地dem返個食飯beat好無?」

「好!!」

於是乎，全部人又開始發晒神經咁伊嘩鬼叫。

好辛苦先等到上齊菜，毒撚組爸又企左起身提議道：「見悶悶地，不如玩個食飯game吖?」

我想食舊叉燒者，真係咁難.....

「隻game好簡單，叫做邊個偷左雪櫃果個大西瓜。」

仆你個街，西瓜刀我就搵得多，依家要我同你地玩埋呢啲低能巔鳩game?!

我忍無可忍，拍檯道：「我唔食喇！」

「做咩無啦啦發脾氣啊？」

我燥到連采兒既問題都無答到，就徑自行左出餐廳。

一出到門口，就見到飛機同佢稱之為影團既成員係度傾計。

所謂既影團，講白啲其實就係幫大組長搞O Camp既核心成員。

睇個款，佢地似係好苦惱咁商量緊啲野。

「唉，今年班freshmen太乖喇，又唔敢同其他書院既人挑機，真係無癮。」飛機悔氣道。

「最衰我地又唔可以做撩起火頭果個呀，唔係俾院長周爆都似呀。」一個影嘆氣道。

「超！咁渣嘛，好濕碎者。」我行左過去。

「咦？忽得？你做咩唔去食飯啊？」飛機問。

「你想唔想知既可以唔出頭又能夠引起衝突既方法吖，想就唔好問咁多。」我串嘴道。

對於呢位大組長，我完全無任何尊敬。

「莫非你有計？！」飛機面露喜色問道。

我喺佢耳仔邊細聲道：「只需要咁..咁...咁...咁..」

「好野喎！呢招一於係晏啲既水戰度用啦！

」飛機拍一拍我膊頭道：「我地依家就去準備下先，忽得你好有潛質做大組長呀。」

望住佢地好興奮咁跑走，我不屑道：「呢啲橋係黑社會入面成日都用家啦，大驚小怪。」

(15)

水戰既規則好簡單，一句講晒就係擺起枝水槍鳩射其他書院既學生。

說時遲那時快，主持人一聲號令下，戰事正式開始。

話就話開戰，但係大家始終都驚得罪其他書院既人，玩起上來斯斯文文咁，一啲戰爭既味道都無。

突然，崇基書院片紅海入面有人高聲嗌道：「逸夫書院，你地收撚皮，食撚屎啦！！」

「乜唔係話左唔可以講粗口既咩？」毒撚組爸問隔離既組媽道。

「唔知呀，可能係啲組仔女唔識規矩掛。」個組媽回答。

「做咩呀？！驚呀？！夠疆過來射鳩我吖？！唔係你地唔好叫逸夫啦，叫懦夫啦！」

由於對面太多人，睇唔到係邊個咁夠膽係度大言不慚。

「屌，同佢死過！」

「好！射撚死崇基班傻喱！！」

好幾個血氣方剛既組仔受唔住挑釁，拿起枝水槍就衝入左敵方陣型。

其他人見佢地咁熱血，紛紛加入戰團。

隨住崇基同逸夫開戰，新亞同聯合亦都不甘示弱，火速拉起戰幔。

一時間，水花四濺，汗如雨晒，全場人玩個不亦樂乎。

「嘻嘻，射你。」采兒用槍射左我塊面一下。

「哎呀，你打自己人。」我回敬佢一槍，點知一個唔小心就射左落佢個胸度。

采兒好似唔覺得有咩問題，繼續笑住咁擺槍射番我轉頭。

我隔離有個組仔讚賞道：「好計喎忽得哥，不過白色衫濕左會再透啲，我過去新亞果邊射先。」

好幾個志同道合既伙伴，淫笑住跟左喺佢後面。

「係呢，唔知我地邊度得罪左崇基，佢地要講晒粗口咁既。」采兒天真問道。

我笑一笑，道：「爆粗果啲其實係我地大組長啲影團來家。」

「咩話？佢地明明著住紅色衫家喎。」

「哈哈，佢地偷左人地幾件camp tee, 趁亂混左入班紅衣人當中，一睇準時機就即刻煽風點火。」

「點解要咁做啊？」

「為既就係做到眼前呢一個局面咯。」我扶住佢個頭向前望。

唔知點解，望住身邊啲人嘻嘻哈哈，無憂無慮咁射來射去，我突然心生一陣感慨。

「你做咩係度傻笑呀？」采兒回眸問道。

我慨嘆道：「啲人成日話無讀過大學既人生，總會有少少遺憾。我依家終於有啲明白喇。」

(16)

水戰過後, 我成個人唔知做咩, 硬係覺得好心煩意亂。

「我要去疍屎。」未等組爸答覆, 我一個人就離群行開左。

我喺附近搵左一個暗角位跔低。

確認左身邊無人之後, 我就攤左包煙出來。

呼.....

Cher左一大啖煙, 我個心先至舒服返啲。

究竟係我度煩咩呢?

未收到o靚?

未拉到女?

又好似唔係咁簡單.....

「哦! 原來你喱埋左係度!」采兒突然喺我身後出現。

我第一時間想將枝煙彈走, 隨即心諗, 我做咩要介意一個妹妹仔點睇我啊, 於是道:「o靚妹妳唔好行過來呀, 費事啲煙臭親你。」

「你有心事呀?」采兒企左係我隔離道。

「痴線, 做咩咁問?」

「我爹地話男人好多時呼出既唔係煙, 而係寂寞。」

「叫你呀爸上少啲高登啦。」雖然我都覺得呢句說話好有道理。

「講個秘密你知吖。」采兒突然道。

「嗯。」我又吐左口煙。

「你咁冷淡家, 無興趣知就算。」采兒轉過身就想走。

真係俾呢條女玩死。

我扮晒誠懇道:「求下妳講啦, 妳唔講我今晚一定會訓唔著家。」

「嘩, 咁嚴重?! 睇來你既好奇心好強啲!」采兒好明顯信以為真。

「快啲講啦, 我依家...就覺得好...辛苦.....」我捏住自己條頸, 扮呼吸困難道。

「好喇好喇, 我講喇。」采兒低頭怕羞道:「其實之前喺辦子路, 你抱我上山果陣時, 我已經醒返家啦...」

「點解你要繼續扮暈呢?」

「我想...俾你抱多陣吓嘛.....」

望住佢紅暈滿面既表情, 我心入面突然泛起一種甜絲絲既異樣感覺。

「喂, 你地兩個係度做咩呀?!!」一名保安攞住枝電筒行左過來。

我即時將個煙頭彈出外太空。

佢一行近, 我就認得原來係晏晝帶我去入學講座既保安孖孖。

「又係你個死仔, 咁夠膽喺校園入面食煙?!
你睇唔到後面個標誌寫住啲咩家?!」保安孖孖用電筒照住我身後個牌道。

個牌寫住: Smoke Free Campus

「喂, 唔好蝦我唔識英文啫, Free 既意思唔係自由咁解咩? Smoke free Campus 咪即係可以好自由咁食煙既校園咯。」我理直氣壯道。

「你個衰仔仲係度強詞奪理!」保安孖孖蹣到震, 喝道:「攞晒你地啲學生証出來!」

明明唔關采兒事, 但係佢都好乖咁伸手去摸自己個袋。

「喂! 呀孖孖睇下! 係苗橋偉呀!」我指住遠處嗌道。

保安孖孖一聽即時好興奮咁擰轉頭。

對於上左年紀既師奶, 三哥果然仲好有吸引力。

「o靚妹妳仲望?! 我昆佢家嗒! 快啲走啦!」我拖起采兒隻手極速逃走。

(17)

跑左九條街之後, 我同采兒最終喺蒙民偉大樓既天台停低左。

「嘎...嘎...總算賣甩左保安嬲嬲既大追捕喇。」我氣喘連連道。

「哈哈, 好刺激呀!」采兒跑到成塊面紅卜卜。

「坐低抖下先啦。」我點煙道。

「又食煙?」采兒皺眉道。

「跑到身水身汗, 呼吸下都得掛。」

「哼!」采兒賭氣擰咩面, 但下一秒就大聲道:「你睇下, 好多星星呀!!」

我望上天, 幾乎成個天空都鋪滿左星星。

「好靚呀!」采兒索性大字形咁訓左係地上面欣賞。

我雙手擺頭咁訓左喺佢隔離, 咬住煙頭道:「梗係靚家, 中大呢個山卡啦地方附近又無咩燈, 所以我地睇到既星星亦都特別光。」

采兒望住我道:「有我陪你已經唔寂寞啦, 做咩仲要食煙?」

唔知點解, 我唔係好敢同佢既視線相對, 於是就望番上個天隨口道「o靚妹妳仲細, 唔識咁多野家啦。」

「我又食。」采兒反轉個身, 搶左我枝煙。

「唔好呀!」我未來得切阻止, 佢已經吸左一啖。

只見采兒既視線即時變得散渙, 四肢亦無力地垂低。

「嘻嘻...點解我見到好多唔同顏色既波波...係個天上面浮既...」采兒傻笑道。

「傻妹, 我呢枝大麻來家, 妳煙都未食過就隊草, 見唔到獨角獸咪算妳好彩咯。」

「嘻嘻, 好開心呀, 但係又好暈呀...」

就喺我手足無措既時候, 我突然打左個冷震。

我好清楚, 每次Eric用耳機聯絡我都會出現呢個先兆...

「做得好, 即刻帶條女返來總壇!」Eric興奮道。

「大佬！我仲未出Camp家啲！」

「你將條女帶去火車站, 我地自然會有人去接佢。」

「咁...咁...」我個腦好亂。

「唔使講咁多, 隻腳已經出發左啦。係咁。」Eric「do」一聲就中斷左聯系。

「喂! 咪住呀! 喂!」

采兒伸手撫摸住我塊面, 迷糊道:「忽得....其實你係因為無咩朋友先要成日自言自語呀。唔緊要家, 最多以後我陪你多啲吖...」.

「妳快啲醒返先啦! o靚妹!」

「嗯...好眼訓...」

望住采兒純潔無邪既面孔, 我百感交集。

「屌!」

咬一咬牙, 我就將佢抱起向山下面走去。

(18)

「喔噢！」

床頭既電話傳來一下Whatsapps 既鈴聲。

「早晨呀, 我係采兒呀, 尋晚好多謝你送我返宿舍呀。」

「妳點會有我個電話既?」

「Camp Bag入面有組員既Contact List家嘛, 傻佬。」

「妳好番啲未呀?」

「仲有少少頭暈暈咯... 以後都唔敢食煙啦...」

「傻豬」

我send完先醒起自己會唔會過左火位。

心亂如麻之際, 采兒覆番一個笑得好燦爛既表情符號俾我。

我攞住左個電話又娟番入個被竇。

「咁多位組仔, 起身出發去City Hunt喇!」毒撚組爸一腳踢開房門叫道。

講真, 一大班人著住Camp Tee咁入行出市區, 我真心覺得好撚柒。

為免俾「摧建幫」既熟人認得我, 我戴齊晒黑超同口罩, 搞到自己成個避狗仔隊既明星咁。

「你病左咩?」采兒一見到我就問。

「唔...可能係中暑掛。」我鳩答。

一出到城, 毒撚組爸就意志高昂道:「首先去皇后像廣場dem番個大組beat先!」

一如以往, 逢係dem親beat我都會借屎遁。

行去太子大廈既廁所途中, 我見到一個戴漁夫帽既西裝友一拳窩左落一個肥佬塊面度。

然後, 佢就同一個後腦紋左個FUCK字既男人跑走左。

哈, 香港地真係乜撚野人都有。

(想知果兩個人跑左去邊既話, 請看前文)

[HiHi喇]夾錢中左六合彩頭獎,但keep飛果個唔見左

<http://forum6.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4041591>

[HiHi喇]夾錢中左六合彩頭獎,但keep飛果個唔見左(二)

<http://forum6.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4057815>)

到我番去廣場既時候,佢地已經急不及待要出發去下一個Check point。

「第二個Task就係去M記買叉雞飯!!」毒撚組爸號令道。

「好野!!」成組人都好開心。

呢班大學生究竟諗乜撚野家.....

如是者,我地東奔西走,喪玩鳩Game。

短短一個晝,我地幾乎行勻晒成個中環。

「好喇,完成埋最後呢個Task就可以返中大喇。」毒撚組爸好似唔識「支力」咁。

我睇一睇個Task 既內容,即時打左個突。

「扮石像@長江中心大堂」

(19)

越行近長江中心, 我個心就跳得越快。

雖然話總壇喺地底入面, 但無人可以擔保唔會喺大堂撞到「摧建幫」既成員。

而自從我擅自送采兒返宿舍之後, Eric就再無聯絡過我。

越係風平浪靜, 我就越驚。

因為我知道坤哥一定唔會就咁算數。

「好, 根據Task Sheet, 我地要擺一個十八銅人陣出來, 你地一字咁排開先, 動作就自由發揮啦。」毒撚組爸率先紮恆個馬企係中間。

「要玩幾耐家?」我問道, 同時不斷留意住出入大門既人士。

「要Hold五分鐘家。」毒撚組爸答道。

「嚟聲啦!」我是但擺左一個post。

當我望向左手邊既時候, 我個心即時離左一離。

因為采兒企既位置, 同總壇其中一個秘密入口非常之接近!

正當我想行過去拉佢返來果陣, 毒撚組爸喝住我:「唔準旭家! 一旭就要重新計時家啦。」

為免多生枝節, 我只好聽住佢講先。

無野既, 我咁既樣邊度有人認得我吖, 再加上幫會入面應該無人見過采兒掛。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

「仲有一分鐘。」毒撚組爸報時道。

我正想放鬆番啲既時候, 竟然俾我見到Eric由正門行左入來, 仲要向住采兒既方向走過去!

「仲有三十秒...」

冷靜啲, Eric可能只係咁岩要行番總壇, 如果我依家衝過去, 咪即係此地無銀三百兩?!

「仲有廿秒...」

等陣先, 如果佢真係去捉采兒, 我再唔過去就來唔切救佢家啲.....

我既額頭不斷滲出冷汗。

「仲有十秒...」

呢個時候, Eric已經行到去采兒既隔離。

「繼續行, 繼續行...」我暗暗祈禱道。

Eric喺采兒身邊停低左, 仲要望過來對住我笑左一笑。

「夠鐘!」

只見佢伸出手去搭采兒既膊頭....

我即刻成枝箭咁標過去攞住采兒!

「忽得你做咩呀?」采兒塊面即時好似火燒咁迅速變紅。

我將采兒拉向身後, 舉起龍玉道:「你唔好亂來呀下!」

Eric微笑道:「我只係想提提呢個女仔, 佢跌左個一蚊者。」

其餘既組子女都圍左過來睇熱鬧。

Eric俾番一蚊采兒之後, 就向住我道:「你咪係得仔? 好耐無見啦喎, 過來呢邊聚下舊咩。」

未等我應承, Eric就強行拉左我上扶手電梯。

(20)

一到上層，我即時拉低個口罩道：「Eric哥你一定要聽我解釋！」

Eric木無表情咁望住我，道：「你最好有合理既原因，坤哥佢好唔高興。」

「其實係...係因為...」真係要講個理由果時，我發覺自己口窒到一句野都講唔到。

Eric死盯住我道：「唔好同我講，你鐘意左條女呀下。」

「咪...咪傻啦！」唔知講咩既情況下，我決定亂吹道：「我...我查到條女個老豆原來係某間上市公司既主席，有錢到仆街，所以我先想放長線吊大魚噏。」

Eric問道：「佢既家事你又點會知？」

我硬住頭皮繼續道：「係...係條女親口同我講家！依家佢勁畀我，你只要俾多少少時間我，我一定可以喺佢身上面整番一筆，然後幫會就會有好多錢使，你話幾好呢！」

Eric撓起雙手道：「我憑咩信你？」

我即刻擺左部手機出來，道：「你睇下你睇下，我同條女既Whatsapp係幾咁曖昧，係幾咁情意綿綿得家，如果佢無野既話又點會晨早流流用短訊傳情吖，哈哈哈哈哈...」

Eric聽到皺晒眉頭，半信半疑道：「好，我就暫且信住你先，不過當你呃完條女啲錢之後，佢點都要出來做雞。而且你唔好忘記，個O Camp聽日就會完，到時你帶唔到一班新血來見坤哥既話，叫定你屋企人收屍啦！」

天己黑，距離出CAMP只係得番一個夜晚。

點先可以係咁短時間之內收到一班靚交貨呢....

究竟邊個係警方既卧底呢...

采兒又點算呢...

「喂，做咩玩完City Hunt你就成個苦瓜干咁既？」返中大既途中，采兒走過來關心我。

「無，頭先撞到果個男人係我的遠房親戚，佢話我知原來我有個呀叔過左身嗰嘛。」我廢喻道。

采兒「哦」左一聲，就放慢腳步墜後左。

一心以為采兒會安慰我幾句，依家佢咁就行開左，我竟然覺得有啲失望....

突然，一個柔軟既軀體好溫柔咁從後攞住左我。

「O靚妹...妳做咩呀？」我驚訝道。

「我一唔開心，爹地媽咪就會咁樣攞住我家啦，你唔覺得依家好似有間屋罩住你咁咩？」

我停下腳步，呆望住采兒緊扣係我胸前既雙手，感受住佢傳遞過來既心跳。

唔知點解，我感到一陣莫名其妙既哀傷....

「忽得你啃親呀？等我來幫你吖。」毒撚組爸拉開采兒，然後用力咁係我背脊CHOK左野。

俾佢咁樣銀一銀，我即時神色痛苦咁跪左係地。

「點呀，見唔見好啲呀？」毒撚組爸關心問道。

終有一日我會親手捏死你條死毒撚...

「係呢組爸，我地依家去邊呀？」我覺得采兒係為左岔開話題之至咁問。

「依家我地要去火炭度食宵咯，乖女。」毒撚組爸唔知醜咁答道。

「晚餐都未食就去食宵夜？」采兒問道。

「係呀，呢個係傳統來家。哈哈。」毒撚組爸笑道。

基本上，有咩唔合理既事情呢條毒撚都會賴落去啲傳統度。

可悲既係，啲Freshmen真係會信到十足十。

(21)

火炭山既泰源大排檔，可以話係中大御用既宵夜場地。

每逢大學入面一有大型既Function完左之後，呢度都會坐滿晒慶功既人。

由於其他三個書院既學生都逼晒響度，我地逸夫唯有局住要坐到出去附近既足球場。

同之前果幾餐唔同，呢次每張檯上面除左有雞有魚之外，仲擺滿晒一枝又一枝既啤酒。

「今晚係最後一晚，我地一於不醉無歸！！」大組長飛機跳上看台大聲叫道。

「飲勝！！」台下乾杯之聲即時響個不絕。

由於苦無應對Eric既良策，我不斷借酒消愁，自隊完一杯又一杯。

飛機走過來搭住我膊頭，賴係熟咁講：「忽得哥！睇來你好飲得咁啱，不如上檯玩啤酒王大賽吖。」

「屌！玩咪玩！」其實我純粹只係想搵個理由飲多啲酒。

我一企上檯，主持人都未話開始我就將成個酒桶舉起，往自己個口入面係咁灌酒。

檯下觀眾發出既歡呼聲逐漸變得虛幻而不真實。

「屌！！」我將個空酒桶掙左落地，咆哮道：「Eric你個死仆街！！！！」

飛機即時衝上來封住我把口，尷尬道：「飲大左，哈哈，飲大左」

「死撚開啦！」

我一野就fing開左飛機，然後無視眾人既眼光一個人行左出馬路邊吹風。

馬路上，的士既車尾燈拖出一條又條迷幻既紅色彩帶。

路邊既街燈猶如一張昏黃既沙紙，籠罩住浮浮沉沉既大地。

我搖一搖頭，想從迷糊既景像當中搵番焦點。

當視線聚焦之後，我用眼角見到一對粉紅色既波鞋停左喺我隔離。

「走啦。」我發悔氣道。

「飲杯吖。」采兒臉上保持住一貫既微笑，手上面仲擺住兩枝啤酒。

「妳唔係應該勸我唔好飲既咩？」

「唔勸啦，橫掂我咩野都唔識既。」

采兒喺我身邊坐低左之後，就遞左枝酒俾我。

「妳識飲酒咩？」

「你睇少我呀？我一早就飲過Jolly Sandy家喇。」

見到佢嚟住個開瓶器出盡力都開唔到，我一手就將枝酒搶左過來。

「啲」一聲，我就用牙咬開左個樽蓋。

「飲勝！」采兒興高采烈道。

飲唔夠兩啖，采兒就將啲酒噴番晒出來。

「好苦...」采兒伸脰皺眉道。

「就係因為苦先好飲。」我都咬開左自己果枝酒。

「我知啦，就好似食苦瓜咁。」采兒自作聰明道。

「是但啦。」我都費事解釋。

「我爹地話，唔開心飲酒係無用家，你知唔知點先有用吖？」

我無理到佢，又開始自隊。

采兒企左係我前面，彎身道：「你聞下我隻手吖。」

我見佢手上面咩都無，便道：「妳唔係放左個屁喺個手度咁毒呀？」

采兒臉紅道：「傻既咩，我先唔會咁無聊呀，我手上面既係「幸福空氣」來家。」

我冷笑左一聲，道：「咁仲無聊。」

采兒嗔道：「你要合理眼先聞得到家！」

「睇少啲少女漫畫啦！」把口雖然係咁講，但我都真係好聽話咁合理左對眼。

「咩都聞唔到啲...」

下一刻，就感覺到采兒喺我個額頭度錫左一啖.....

(22)

我慢慢張開眼,只見采兒兩頰霞燒咁望住我,道:「幸福空氣要用埋呢個藥引先有效家,你依家聞唔聞到呢?」

望住佢既笑容,我個心就好似俾針拮左一下,好痛好痛.....

「屌!!」

我一手將采兒推開!

「你...你做咩呀?!」采兒驚慌失措道。

「死o靚妹!想溝仔就過主啦!方死妳唔係貪我靚仔先發晒姣咁咩!」

「唔...唔係呀...」

「唔係?!即係點呀?!貪我人品好呀?!妳識左我幾耐呀?!我係咩人妳又知唔知呀?!」

「我...我...」淚水喺采兒既眼眶入面打轉。

「走啦!要搵靚仔喳嘛,俾得起錢既話,大陸成隊棒棒堂都有得妳玩呀!」

「唔...唔係咁家!!」采兒用盡力氣嗌道:「我根本就唔介意你整過容!!」

我個表情就好似俾人喺後面拮左一刀。

「妳...妳點知家...」我口震道

「我一早就知家啦...」采兒低頭道。

我靈光一閃,即時捏住佢條頸道:「原來妳就係警方派來既卧底!!」

「我...我...」由於呼吸困難,采兒一句說話都講唔到。

原本打算一直捏到采兒斷氣為止,但當我見到佢滿面痛苦既表情,我突然記起佢講過...

忽得...其實你係咪因為無咩朋友先要成日自言自語呀?唔緊要家,最多以後我陪你多啲吖...

我一手將佢推左落地,喝道:「即刻同我躡!!!」

「咳..咳..唔好呀..咳..」采兒淚流滿面咁哀求道。

「躡!!!!!!」

采兒雙手掩面咁衝返去足球場。

望住佢跌跌撞撞既身影, 我成個人就好似挖空左咁....

一直陪住我既采兒竟然係警察隻鬼...

即係話佢為左接近我, 一直都係喺度扮純情, 一直都當我係傻仔!!

「嗚啊啊!!!!」

我發晒癲, 一腳就踢爆左左路邊既一個垃圾桶。

(23)

就喺呢個時候, 毒撚組爸好滋味咁揸住一舊雞脾行左過來, 問道:「咦? 做咩采兒會喊住咁跑左去既?」

「你來得岩喇!!」

我二話不說就出盡全力一拳窩左落佢塊面度。

毒撚組爸即時噴晒鼻血, 神色痛苦道:「忽得哥...有事慢慢講...」

一口烏氣無從宣洩, 我抽住佢既衣領打完一拳又一拳。

「死...! 毒...! 撚...! 打...! 撚...! 死...! 你...!!」

正當我想將佢淨低果隻牙都打甩埋既時候, 毒撚組爸發出一聲絕望既咆哮:

「摧心似箭! 千軍萬馬來相見!」

我個拳頭監生停左喺佢面前。

「你點會識摧建幫既暗號?!」我秤起身佢個身問道。

「係...係Eric叫我監視你家, 唔關我事家...」毒撚組爸意識迷糊道。

我望一望佢耳仔後面, 一個偷聽器從佢既傷口突左出來。

「有無啲咁既事?!」我對住個偷聽器嗌道。

一個冷震之後, Eric就透過耳機同我講:「無錯, 佢係我既人。」

「點解你唔一早講?!」我鬆開手, 毒撚組爸就暈左係地下。

「點解我要同你交代?」

「我搏晒老命幫你地做野, 你竟然瞞住我!!」我激動道。

「幫會有權決定你需要知啲乜, 唔需要知啲乜。」Eric理直氣壯道:「你話你搏晒老命, 但係我睇唔到你做左啲咩出來。」

「仆你個街吖!我岩岩先揭穿左差佬派來果個卧底既真面目呀!」

「無可能。」Eric好肯定咁講:「幫會收到風, 今晚個卧底會返一返警署報到, 所以依家邊一個唔係Camp入面既, 先至係警方既內鬼。」

一股寒意喺我既脊椎度升起。

「即係話我怪錯左采兒?!」

「唔知你, 不過講起條女, 你依家即刻同我帶佢去半島酒店見坤哥。」

「催乜撚野呀! 我都未呃到條女既錢,!»我心煩意亂道。

「呢點已經唔重要, 因為坤哥今日晏晝都喺長江中心見過條女, 而且指到明無論如何都要喺今晚執佢一劑。」

「食屎啦! 你估依家Pizza Hut叫外賣呀? 想食就食呀?」

「即係你唔肯?」Eric語氣好冷靜咁問。

「無得傾呀! 話撚左叫你地俾多啲時間我咯!」

「OK, 坤哥交帶落, 得唔到既玩具就叫我毀滅左佢。」

我知道坤哥唔會空口講白話, 心急道:「你地想點呀?!」

「嘿, 我今日俾條女果一蚊, 其實係一個微型炸彈...」

Eric「do」一聲就cut左線。

我都未消化得切佢最後果句說話, 街口間OK便利店就傳來一聲巨響!

砰澎!!!!!!!!!!!!

一個巨型既火球從店舖入面爆出, 玻璃門亦被炸至全個粉碎!

望住成間OK俾無情既大火吞噬, 我無力咁跪左喺地上。

「采兒!!!!!!」我力竭聲嘶呼喊道。

(24)

淚眼模糊下，一對粉紅色既波鞋出現喺我眼前。

「你做咩跪喺度啊...」

我抬頭一望，采兒抽泣住咁企左喺我面前。

我咩都無講就用盡全力攞實佢。

「嗚嗚...唔好再蝦我...」采兒喊到成個花面貓咁。

呢一刻，我先知原來佢對我來講係咁重要。

情不自禁下，我給予佢深情既一吻。

時間，聲音，空氣...通通都好似喺呢一剎那停頓左落來...

遠處熊熊烈火既襯托下，如果依家有人幫我地影張相，相信擺上facebook都一定有唔少人Like。

我正想伸埋條脷出來既時候，采兒尷尬咁縮左一縮，然後將個頭嚟左落我膊頭度。

o岩既，初吻就打車輪，對佢來講真係激左啲。

「點解妳會無事既？個一蚊唔係妳Keep住既咩？」我輕輕撫摸住佢既秀髮道。

采兒傻更更道：「咩一蚊呀？」

「City Hunt臨尾有個男人幫妳執果一蚊咯。」

「哦，我來食宵既途中，有個好肥既同學話圍村要收保護費嗰，我咪俾晒啲散錢佢咯，原本仲諗住用啲錢來買雪糕家...」

「叻女，最好以後請妳食多啲。」我將佢攞得更緊。

采兒小鳥依人道：「好野！采兒最鐘意就係李又德。」

我微一錯愕，放開采兒道：「整容都勉強可以話有樣睇，妳連我全名都知?!」

采兒好緊張咁攞返住我，道：「唔好嬲啦，其實係我爹地話我知家。」

我驚訝道：「幫我整容果個口臭醫生，竟然係你老豆?!」

「唔準你咁話我爹地呀。」采兒扁嘴道。

「咁講即係你一早知我係黑社會派來既卧底啦！」

采兒點頭道：「恩，其實係我入Camp之前，爹地已經千叮萬囑我要小心一個生得好似吳彥祖既人，話佢會專捉人去做雞。我心諗，好地地一個人又點會無啦啦變成雞呢。而且同你相處落，發覺你唔單止唔係壞人，仲要對我好好....

采兒越講越怕羞，越講越細聲。

望住佢情竇初開既靚樣，我忍唔住又想錫佢一啖。

可惜，我未掂到佢個嘴，前方就出現左一班行起路上來大搖大擺既街童。

為首一個穿唇環既MK仔吹口哨道：「著住Camp Tee打車輪，好有那些年既Feel啲。」然後仲要唱起歌上來：「噢~那些年錯過的大乳，那些年打過的飛機....」

「大佬，條女好清純呀！」

「屌你正呀喂！」

周圍既街童跟住起哄。

「哥仔咪攞咁獨食啦，有好野梗係開心Share家。正所謂龍生龍，虎生虎，染頭既女友，就擺來愛撫。」MK仔伸手想摸采兒個pat。

「SHARE你老母！」我一腳就踢左佢落地。

「大佬你無事咩！」佢啲o靚即時衝過去扶佢起身。

MK仔吐左篤濃痰，道：「屌你老味呀，你肯定係未聽過火炭不死鳥「雷明燈」呢個朵喇！」

「噏！」護主犬紛紛抽出萬用刀助陣。

如果係隻抽既話，我真係驚都未驚過，但雷明燈有成五六個手執武器既死忠，再加上我又要護住采兒，呢場仗可謂實死無生。

我即時用個身擋喺采兒前面，道：「采兒，妳快啲返去叫飛機班馬過來幫拖。」

采兒驚慌道：「下...我唔識家...邊度有斑馬啊 ...」

「唔係跑果啲斑馬呀！係要妳叫佢call人來幫手呀！」

「咁.....但係.....」

「快啲去啦!!」

俾我一喝，采兒轉身就跑。

「走得去邊！」雷明追左上去。

「你咪成個粵語殘片既奸角咁啦！」我一下就捉住左雷明燈既手腕向後拗。

「屌！唔使理我，劈撚死佢！」睇唔出雷明燈竟然有番幾分骨氣。

其他街童即時一擁而上。

當我留意到佢班o靚個個既衫袖都係藍色果陣時，我腦海中即時浮現起三個字。

藍翼幫。

(25)

江湖上，幫派林立，風波不斷。

聽啲前輩講，雖然有咁多個派別，但當中既皇者非「摧建幫」莫屬。

不過仲有另外一股龐大既勢力，能夠同「摧建幫」分庭抗禮。

呢股勢力係由專做勒索買賣既「勒幫」，以及專門去人地新屋痾爛屎搞事既「沾屎幫」合併而成。

世人將之統稱為「勒幫沾屎」。

而「藍翼幫」，算得上係近年來黑道上一支冒起得好快既新力軍，幫眾多以藍色既衫袖作記認。

表面上，「藍翼幫」係由一班街童圍威喂所組成，但事實上佢地係屬於「摧建幫」既Young Line，專打年青人市場，所以幫會最高既話事人，都係坤哥。

計一計數，呢班靚仔既階級仲要低過我好多。

眼見其中一個街童把刀就來拮到我果陣，我及時舉起龍玉大聲喝道：「藍翼在此！」

班街童即時下意識跪低道：「何方妖怪敢放肆！」

俾我挾制住既雷明燈見到我唔單止識幫會暗號，又有龍玉在手，態度即時540度轉變。

「哦，原來自己友來既，一場誤會者，不如叫個和頭雞算數吖，好無呀？」

我fing開佢隻手，不屑道：「你估呢件事俾坤哥知道左，係咪叫個雞就可以解決到吖喇？」

一噠坤哥個朵，雷明燈即時淌到單膝跪地，道：「阻住大佬你溝女係我地唔岩。以後大佬有咩疑難即管吩咐，細路一定幫你拆掂佢。」

「嘩，你話家。」

我露出奸狡微笑既同時，身體突然又打左個冷震。

「發生咩事？」Eric透過耳機問。

「關你撚事！」聽到呢條仆街把聲，我即時好撚燥。

「你講咩話？！信唔信我即刻派隊人過去收你皮呀！」Eric恐嚇道。

為左大局著想，我只好強忍怒氣道：「總言之我已經諗好左收o靚既大計，你叫坤哥聽朝開定壇接新人啦。」

「係咩計劃？」

「無必要同你解釋，唔該你快啲收線，我同你無咩好講。」

「嘿，大家咁話啦，不過有樣唔好話我唔提你...」Eric冷笑一聲繼續道：「我地知道左條女仲未死，如果你又想出咩古惑既話，坤哥叫你要記得佢全名。」

Do...

我即時回頭望向地下。

毒撚組爸唔知係咩時候消失左。

唔好以為凡事都可以咁易過到骨...

仆街毛人坤！

「明燈哥，條友成日自己同自己講野，仲要連坤哥都屌埋，是咪癲撚左？」一名街童問道。

「你識咩呀，人地就係咁撚癲先上到位家，學野啦。」雷明燈刻意討好道。

「唔使擦鞋啦，通通都同我企番起身。」

一聽我咁講，街童們立即站起，垂手而立。

「你地聽住...」我學晒坤哥咁負住手邊行邊講：「晏啲應該會有一班大學生衝過來幫我，你地要夾份同我做場戲昆鳩佢地...」

「敢問大佬此舉用意何在呢？」雷明燈唔知係咪見我高級，講野都文皺皺起上來。

「唔好大佬前大佬後，叫我忽得就得喇。」我唔耐煩道：「原因你地唔好理，只需要記得我地好似打撚到好慘烈咁，然後你地要好自然咁俾個位我挺身而出...」

「是否真槍實彈咁打呢？」雷明燈又插嘴問道。

「屌，唔係叫你地真係將把刀落來我度啊，不過同時又唔好打到好似小朋友齊打交咁撚假。總之你地自己用個屎腦拿捏下啦。」

就係呢個時候，遠方有人大聲嗌：「忽得你頂住啊！救兵來啦！！」

「各單位準備！」我吩咐道。

「食屎啦你！」雷明燈一腳踢左落我個袋果度。

「做戲者，咁撚大力做乜春呀你...！」我神色痛苦道。

「唔好意思，入戲得濟。」雷明燈哂笑道。

「屌！」我一手搶左其中一個街童把刀，然後睇自己既眼角度割左一下。

啲血即時爸爸聲咁湧出來。

「嘩，滿臉鮮血，睇起上來真係好慘烈咁喎。」雷明燈讚嘆道。

「嘿，講起製造傷口，我認第二，無人敢認第一。」

「忽得佢地喺度啊！」飛機大嗌完之後，就帶住成班影團衝過來。

「挾持我。」我向雷明燈打眼色道。

雷明燈即時將把萬用刀架喺我條頸，喝道：「你地咪攞埋來呀！」

飛機急停落來，道：「喂！你想點呀，香港法治社會來家。」

「嘿嘿，呢度係火炭，我就係法律！」同雷明燈呢啲MK講道理真係晒鳩氣。

「嘩，我地報左警家喇，到時你自己同差佬講啦。」飛機恐嚇道。

「我屌，你地竟然call龜來咁無種...」雷明燈睇我耳仔邊道：「忽得哥，你無講過話佢地會報警家喎。」

「咁唯有速戰速決喇。」我壓低聲線道：「你將我推向前，然後飛把刀過來。」

「玩到咁激？！」雷明燈驚訝道。

「我會好有型咁轉身接住家喇，你同我定啦。」

「好！」雷明燈對住飛機班人扮惡道：我偏係要做瓜佢呀！」說罷將我向前一推。

雷明燈如期咁向住我射出一刀。

正當我想轉個靚身接刀既時候，一個人影撲左出來擋係我前面。

「啊！」

果個人背脊即時中刀。

我擰轉頭一睇，幫我擋左呢一刀既，竟然係采兒！

(26)

「同你死過！！」

我未來得切反應，飛機同啲影已經衝晒出去同雷明燈班街童開拖！

我抱住鮮血長流既采兒，心痛道：「o靚妹，妳做咩咁傻」

采兒面無血色道：「你隻眼...有無事呀....」

淚水連同血液隨住我既眼角流下。

「我屌！來真家！」雷明燈暴喝道。

「呢鑊你仲唔仆街！我地要同采兒報仇！」飛機一棍又毆左落雷明燈既頭度。

「兄弟！唔使再客氣喇，劈撚死佢地呢班仆街含街鑊啦！！」
雷明燈獸性大發，一刀拈左落其中一個影既大脾度。

一時間，刀棍交接，血花四濺。

我個腦空白一遍，完全失去左思考既能力。

無諗過呢場戲最後竟然會演變生死相搏既街戰....

「擒賊先擒王！」雷明燈唔知幾時企左係我隔離，手起刀落。

就喺我閉目待死之際，飛機人如其名咁飛左過來，撲喺我同采兒既身上。

嚟！

飛機啲血濺左我一身。

「嗚啊啊啊！！！！！」

猶如受傷既野獸，我發出震耳欲聾既咆哮！

到我恢復返理智既時候，我發現雷明燈已經渾身浴血咁俾班街童抬走緊。

采兒虛弱咁訓左係地上面，用驚恐既眼光望住我。

「發生左咩事？」我問道。

身後一個臀部受傷既影團猶有餘悸道：「頭....頭先個MK仔係咁求你放過佢，但係你好似無晒人性咁不停出拳打佢塊面，就連佢用把刀割你，你都好似無知覺咁繼續打。」

我望一望自己，手上面果然又多左幾條刀傷。

我唔理傷口傳來既痛楚，走過去用手抱起采兒，道：「o靚妹, 妳有無事呀？」

見到佢背脊仲插住把刀，我心痛到寧願中刀果個係我。

「原來....你咁好打家。」采兒無力道：「早知你身手咁好，我就唔使自作多情幫你擋刀啦，你一定避到既。」

「傻妹來家，唔係你幫我擋一擋，我一早死左啦。」我唔忍心將個事實講俾佢聽。

采兒微笑道：「嘻，咁就好喇，証明采兒原來仲有啲用既。」

「妳受咁重傷，休息下啦, 唔好講野啦....」

「唔制，我驚以後無機會講啦...」

奇怪喇，雖然采兒講到自己好似時日無多咁，但係聽佢講起野上來中氣十足，面色紅潤，一啲都唔似就來死既人。

唔通呢啲就係所謂既迴光返照？

「采兒，你介唔介意我睇下妳個傷口？」我心急問道。

「吓....？可以.....不過....我好驚呀....」

「放心，有我係度。」

我講完先醒起，正正因為有我係度，佢先會中刀。

但采兒好明顯無我諗得咁多, 佢聽完我咁講之後，就安心咁點一點頭。

我小心翼翼咁將佢個身反轉，然後輕輕掀起佢果件沾滿鮮血既Camp tee。

謝天謝地.....

原來雷明燈射出果把刀咁岩卡住左喺采兒個Bra扣度，所以采兒只係俾把萬用刀既刀尖割傷左少少背部既皮膚。

我見采兒背部既傷口好似無再流血，於是輕輕咁將把刀「蚊」番出來。

呢個時候，身旁突然傳來一把聲音。

「忽得，我建議你解埋佢個Bra扣check下穩陣啲。」攤左喺我地隔離既飛機眼都唔眨咁吸實采兒白滑既背脊。

見佢俾雷明燈斬傷之後仲識講野，我開心道：「死咸濕仔吖，你唔係死左既咩？」

飛機道：「未睇到采兒個胸，我死唔眼閉。」

采兒怕羞到即時擰返轉個身，道：「你地夾埋來蝦我！....咦？點解把刀會蚊番出來既？」

「呢次真係多得妳個Bra Bra 救左你一命喇。」我笑道。

見采兒無咩大礙，我輕輕將佢放番喺地，然後走過去檢視飛機既傷勢。

「嗚啊！痛死我啦！」我一掂到佢，飛機即時誇張咁大聲呻吟。

「咪撚扮野喇。」我笑道：「班街童用既萬用刀應該係日本城啲十蚊貨仔，所以你受既只係一啲皮肉之傷。」

「屌呀！我全身流撚晒血咁，你都仲話係小傷！」飛機激到成個彈起。

「你睇下你幾生猛，唔好發細路仔脾氣啦，去睇下你啲影團好過啦。」

如是者，我同飛機逐一為地上面典來典去既影團檢查傷口。

一如所料，雖然佢地身上既傷口好多，但係無一個傷及到筋骨。

唔知點解，當我知道左佢地個個都齊齊整整既時候，我竟然由心笑左出來。

我搭住飛機既膊頭問：「我同你非親非故，點解個Mk仔要劈我果時，你咁夠彊飛過幫我擋刀呀？」

飛機理所當然道：「車，咁你之前喺入學典禮果時夠幫我擋左野水樽啦。」

飛機越講得輕描淡寫，我就越感動。

「咁你地呢？你地無欠我啲咩家嗰。」我對住飛機班影團道。

「吹得雞就頂硬上家啦。」

「你俾人劈，我地無理由走左去既。」

「係咯。」

無幾耐之前，我都仲係好睇唔起呢班毛都未出齊既死o靚仔，但經此一役，我對佢地完全改晒觀。

嗯，義氣之交，必須真誠相對。

我唔忍心再瞞住呢班毫無機心既學生哥，於是道：「有啲野我想同大家講。」

佢地成班即時靜左落來聽我講。

我深呼吸一口氣，道：「其實我係黑社會派來既臥底！」

(28)

「咩話, 你係黑社會卧底?!」飛機驚訝道。

「無錯。」我緩緩點左口煙, 繼續道:「大佬派我混入校園, 叫我用盡一切辦法同你地班大學生喺O Camp入面混熟。」

成班影團同飛機一面不信咁望住我。

我唔敢同佢地既目光對視, 於是擰轉左個頭自顧自食煙。

飛機率先反應過來, 問道:「咁我地依家熟左喇, 你想點呀?」

「跟據原本既計劃, 下一步我就要收你地做o靚, 然後帶晒你地番去總壇見我大佬坤哥。」我吐左口煙道。

「我地呢班仔你都仲可以話收番去劈友收數者, 點解你又要親近采兒呢?」飛機仍然未能信服。

我坦白道:「正確啲來講, 我收到既order其實係, 男既收番來做靚, 女既拉下海做雞。」

聽到呢度, 一直踏喺地下休息既采兒此時好傷心咁喊起上來。

飛機搖頭道:「咁又難怪佢既, 自己條仔最終既目的竟然係為左佢自己去做雞, 換轉係我都唔知點做人。」

「我喊唔係因為呢樣野啊!」采兒突然企起身嗌道:「我喊係因為我聽爹地講過, 如果忽得喺聽日出camp之前都招攬唔到一班新人既話, 佢大佬就會派人追殺佢家喇!」

我連忙道:「呢層唔關你地事, 我自有分數。」

「但係.....」

采兒未講完句說話, 就有一架警車駛左埋來。

只見有兩名警員極速咁跳左落車。

其中一個剪陸軍裝既呀sir道:「嘩, 果邊間OK玩爆炸, 呢邊就玩劈友?! 做咩呀? 你地班死o靚仔想喺末日之前搞幾單大野出來啊?」

采兒心急道:「警察哥哥, 唔係咁家...」

個呀sir一睇清楚采兒個樣, 即時問:「咩唔係啊? 妳叫咩名啊? 有無Facebook啊? 三圍幾多呀?」

點知采兒真係好老實咁答:「34....」

我插嘴道:「呀sir, 唔關佢事家...」

個呀sir又問：「咩唔關佢事呀？你邊位呀？身份證呢？·有無案底呀？」

屌·問我啲問題又正路咁多。

正當我想將所有野和盤托出既時候·飛機截住左我·搶先道：「其實我地係中大既學生來家·呢個只不過係迎新營其中一個環節來既者。」

呀sir不屑道：「你以為我第一日當差啊？玩O Camp會玩到成身血既咩？！」

飛機鳩噏道：「哈哈·你有所不知喇·呢隻game叫做「血滴子」。」

「血滴字？！」呀sir一面錯愕。

「係呀。」飛機轉一轉眼球·繼續亂吹道：「其實個game全名係「揮灑鮮血的青年學子」·即係類似人地立投名狀咁·都係啲滴血為盟既儀式來既者。」

「我係咪suppose要信你呀？」呀sir撓起雙手道。

「係真家！我地真係大學生來家。唔信你問下佢吖？」飛機指住其中一個戴眼鏡既影道：「呢位仁兄仲要係高考尖子來家。」

叫尖子既影即時和應道：「係呀·我有帶A Level張cert出來添呀·唔信你睇下喇。」

尖子一講完真係係喺個褲袋度拎左張高考成绩表出來。

呀sir一睇·讚嘆道：「勁喎·真係擺足六條A喎·但係點解你隨身攜帶住張cert咁戇鳩既？」

「咩戇鳩呀·擺來溝女好好使家·雖然一次都無成功過....」尖子失落道。

個呀sir既partner此時道：「咪同呢班傻仔搞咁耐啦·果邊單爆炸大鑊好多·我地都係過番去睇下咩環境啦。」

「晒我時間·浪費晒納稅人啲錢。」

個呀sir屌左一聲·就連同佢既partner跳番上車走左。

我將口煙踏熄·問道「做咩要維護我？」

飛機答道：「忽得你明知會俾人追殺都講個真相俾我地聽·我地無理由唔撐你既。」

我冷笑左一聲·問：「撐？點撐啊？」

飛機好古惑咁笑左一笑·道：「我地一於來個反間計！」

「反間計？！」

「無錯！」飛機吞一吞口水，興奮道：「我地呢班人一於扮住係你條o靚先，然後跟你返總壇，之後再好似尋晚玩水戰咁乘機發難，到果時你就搵機會隊冧你大佬。」

尖子失笑道：「哈，你真係睇寒戰睇上腦，就憑我地幾條手無膊雞之力既蛋散就想暗殺人地黑幫既大佬?! 諗撚多左啦大組長。」

飛機見我唔出聲，於是問：「忽得，你點睇啊？」

我好平靜咁答佢：「如果可以搵到一個人，我覺得你條橋未必行唔通。」

飛機見我竟然會支持佢呢個天馬行空既計劃，即時好high咁問道：「咁我地究竟要搵邊個呀？」

我捏一捏拳頭，大聲道：「就係要搵出警方派入校園既臥底！」

見佢地聽到一舊雲，我接住解釋道：「我有可靠既消息，啲差佬都派左個卧底入來中大扮學生，目的就係想打擊校園三合會活動。如果我地可以搵佢出來，同佢聯手合作，飛機個plan或者真係行得通。」

尖子嘆氣道：「話到明係卧底，邊有咁易俾我地搵到吖。」

我笑左笑，高深莫測道：

「我好可能已經知道左個卧底既身份。」

(29)

「你真係知道個卧底係邊個?!」采兒興奮問道, 臉上猶自帶住兩道淚痕。

「其實我都係o岩o岩先知家嗰。」我嘆氣道:「頭先俾個呀sir質問果時, 我不期然發覺無論係佢問人既方式同語氣, 都俾到我一種好熟悉既感覺。令我覺得自己好似喺無幾耐之前先俾另一個人以同樣連珠炮發既方式盤問過....」

飛機急不及待道:「我記得喇! 係新亞書院既大組長豪鬼!!」

尖子道:「係啲! 我都有印象呀! 喺入學講座果時, 豪鬼同頭先果個呀sir一樣, 都係好鐘意一次過連問人N咁多條問題家。」

我苦笑道:「其實單憑呢樣野, 我地幾乎可以話係鳩估既者。不過我知道個卧底今晚返左差館報到, 依家好可能唔係Camp入面....」

飛機話頭醒尾道:「所以依家我地就殺過新亞果邊睇下, 照道理食宵既話大組長必定會在場, 如果佢唔係度既話, 即係證明...」

「豪鬼就係卧底。」我點頭道。

采兒寬懷道:「等我仲以為個卧底係我地組個組爸添, 因為佢成日都跟到你實一實既。」

尖子取笑采兒道:「成日跟住忽得果個, 係采兒妳渣掛。」

「咩啲....」采兒鼓起泡腮道。

我微笑道:「個毒撚組爸只係幫會派來監視我既卒仔, 主要負責向一個叫Eric既人通風報訊....」

一諗Eric, 我先醒起自己諗漏左一樣好重要既野。

趕喺自己未打冷震之前, 我快手執起左地上面既一把萬用刀。

「忽得你做咩呀!」采兒驚恐道。

「做我必須要做既事。」

我二話不說就將把刀插入自己既耳背後面。

喺飛機既帶領之下, 一群黑衣人浩浩蕩蕩咁行左去新亞書院食宵既大排檔裡面。

著住白色Camp Tee既組子女見到我地傷痕累累既慘況, 紛紛交頭接耳, 驚奇稱異。

「豪鬼係邊度!」我劈頭第一句就喝道。

除非係存心搞事,
一般既情況下第二個書院既學生係唔會喺食宵既時候立亂闖入其他大組長既勢力範圍之內。

眼見有外人入侵, 新亞既影團即時嚴陣戒備咁衝過來擋住喺我地面前。

「河水不犯井水, 你地逸夫無啦啦走過來做咩呀!」一個頭髮呈淺紫色既影嗌道。

同我地逸夫唔同, 新亞影團頭髮既顏色可謂千奇百趣, 既有鴨屎綠, 又有湖水藍, 近睇佢地個頭真係好似人地運動會用來打氣既啦啦球一樣。

「叫你地大組長豪鬼出來見我!」飛機叫陣道。

其他怕事既新亞學生見事態嚴重, 不斷咁向後騰。

喺飛機強勁既氣勢之下, 紫髮影口窒窒答道:「大...大組長佢有少少...唔舒服, 返左...中大啦。」

「唔舒服?!」飛機發惡道:「你知唔知最後呢一晚既食宵, 對我地大組長來講係幾咁重要呀! 除左要慰勞一班勞苦功高既組爸媽之外, 我地仲要向畢左業都特登收工趕過來既老鬼致敬家。」

飛機指一指聯合書院果邊. 繼續道:「
人地聯合既大炮今晚盲腸炎都要頂硬上呀。你依家同我講豪鬼佢唔舒服走左?!」

紫髮影羞愧咁dup低頭, 無言而對。

飛機得勢不饒人, 索性企上其中一張檯嗌道:「咁多位新亞既組子女, 你地睇下你地大組長幾廢! 有一個咁既新亞病夫做大組長, 你地往後呢幾年都咪使指意抬起頭做人啦!」

正當飛機講到興高采烈之際, 大排檔門口突然傳來一聲暴喝。

「係邊隻黑狗喺度亂咁吠?!」

(30)

一見到自己既大組長出現, 新亞既學生即時樂極狂呼。

「豪鬼!」

啪啪!

「豪鬼!」

啪啪!

染火紅色頭髮既豪鬼喺一片歡呼聲之中企埋上檯。

「聲威四響!」豪鬼振臂高呼道。

「敬畏我們的大組長。」全體新亞學生和應道。

豪鬼擰轉過頭, 對住飛機質問道:「你來做咩呀? 係咪逸夫無晒靚女啊? 想過我地呢邊搵食啊?」

儘管豪鬼極力表現到氣定神閑, 但從佢起伏不己既胸膛, 睇得出佢應該係跑左一段好長既路, 岩岩先趕得切番來。

面對豪鬼既挑釁, 飛機毫無懼色道:「係咩?! 咁講即係你地差館果度都無靚女啦。」

豪鬼一聽, 面色大變。

「做咩呀? 俾我講中左啊, 啲差婆既樣係爭啲家啦....噢!」

手足無措既情況下, 豪鬼竟然選擇用自己個嘴來封住飛機個口。

兩個大男人於眾目睽睽下大打車輪, 個場面真係有咁怪異得咁怪異。

我即時將佢地兩個拉番落檯, 然後向住大家打圓場道:

「不如我地俾番啲私人空間呢對苦命既情侶吖。」

一出到宵場, 飛機就發難道:「仆你個街! 我飛機寶貴既初吻就咁俾你呢個屎忽鬼恥奪左!」

未等豪鬼回應, 我一腳就踢左落佢膝頭既關節, 逼到佢跪左落來。

「屌你...」

一見到眼前既槍孔, 豪鬼即時嚇到成個人呆左。

我青筋暴現咁喝出華仔係「門徒」入面同吳彥祖所講果句經典對白:

「快啲講!!你到底係咪針!!」

豪鬼一瞬不瞬咁望住我枝槍, 豆大般既汗水從佢既鼻尖滴下。

只聽佢徐徐說道:「幫我同Mary講, 我愛佢。」

「全香港咁撻多個Mary, 撻知你講緊邊個啊?!」我一野就用個槍柄亨左落佢個頭度。

豪鬼抱頭道:「就係聯合書院果個...」

「得喇得喇, 依家我又唔係要殺你, 只係想同你合作者。」我唔耐煩道。

「合作?!」豪鬼一頭霧水道。

「去果邊先講。」

為免隔牆有耳, 我吩咐飛機同佢啲影夾手夾腳, 將豪鬼抬去宵場附近一個陰暗既公園繼續傾。

(31)

等飛機佢地將豪鬼放低左之後, 我立即道:「唔使再扮野, 你卧底既身份我已經知道左喇。」

豪鬼驚慌道:「你究竟係邊個?」

我戚一戚嘴角, 道:「我係你既死對頭, 亦即係黑社會派入大學既內鬼。」

「原來係你!!」豪鬼呼吸急促道。

「嘿! 估唔到呀呢。」我自豪道:「不過我帶你來呢度, 只係想同你傾一個合作計劃。」

豪鬼不屑道:「我係兵, 你係賊, 有咩好合作。」

飛機打左豪鬼塊面一拳, 道「兵你老母, 做Mary既觀音兵就有你份。」

我伸手制止飛機, 平靜道:「之前我的而且確係想踢晒佢地呢班人入會。」

豪鬼皺住眉咁望住我。

我無奈道:「但因為種種既原因, 我依家決定要改邪歸正, 轉做警方喺黑社會入面既卧卧底。」

「咩原因會令你有咁大轉變呢?」

我無答到豪鬼既問題, 只係深情咁望左采兒一眼。

采兒好乖咁企左喺一棵樹隔離, 無過來打擾我地。

「嗚...嗚...你幫下佢地啦。」

尖子竟然係呢個時候流馬尿。

男人既眼淚果然有一定既說服力, 只聽豪鬼道:「咁我可以點幫你呀?」

我抹左抹耳仔邊既血, 道:「聽日我大佬毛仁坤會開壇迎接新人, 而飛機佢地就會以摧建幫新會員既身份去拜見坤哥。」

見豪鬼無咩回應, 我問道:「到目前為止清唔清楚?」

豪鬼點點頭, 示意我講落去。

「你要做既野好簡單, 就係叫你上頭派遺一支特種部隊, 暗中確保佢地既安全。至於我就會一早返番去總壇, 名義上係去報到, 實則上就係做警方喺總壇入面既內應。」

「你既最終目的係咩?」豪鬼問。

我深呼吸左一下, 傲氣道:「只要配合得好, 我地話唔定可以一舉殲滅整個摧建幫!」

豪鬼聽完我既計劃, 不發一語。

睇個樣佢似係盤算緊我頭先果番說話既可信性。

一直都無講野既采兒, 此時行左過來, 捉住豪鬼隻手道:「忽得講既野係真家, 我可以性命來擔保。」

望住采兒堅決既眼神, 豪鬼天人交戰左一輪之後, 終於決定道:「好! 我依家就去打電話俾我呀頭!」

豪鬼重拾起積極既辦案態度, 向住公園門口跑去。

「咁就好啦。」我如釋重負道。

「忽得哥, 我諗我地都應該要為聽日單大野準備下先。」飛機向住佢班影大打眼色。

「係...係咯, 至少都醫下個肚先啦。」尖子道。

其他人好識做咁和應道:

「我地返宵場食啲野先啦。」

「行咯行咯。」

我明白佢地既苦心, 沒好氣道:「好啦, 聽日詳細既集合時間同地點, 我會send Whatsapp 俾你地家啦。」

唔夠一秒, 飛機班人就跑走晒。

整個公園得番我同采兒兩個人。

(32)

「哈哈, 又會走得咁快既。」采兒笑道。

我慢慢行番去采兒身邊, 細聲問道: 「妳個傷口仲痛唔痛啊?」

采兒好神氣咁指住自己個背脊, 道: 「無事啦, 我有個Bra Bra頂住家嘛, 嘻嘻。」

我輕輕拖起佢隻手, 憐惜道: 「今晚真係辛苦妳啦。」

采兒搖搖頭道: 「唔辛苦。」

望住佢一臉倦容, 我正色道: 「聽日既行動妳唔準去, 乖乖地等我返來。」

采兒即時收起笑容, 發脾氣道: 「唔得! 我點都都要跟住你!」

我捉實采兒雙手, 嚴肅道: 「依家唔係去冒險樂園, 妳跟埋來真係有可能會死家!!」

采兒扁起嘴, 倔強道: 「如果你唔俾我去既話, 我就周圍去同人講你個計劃。」

「咁做對妳來講有咩好處呢?!」

采兒掙脫開我隻手, 大聲喊道: 「因為我一秒都唔想離開你!」

說罷, 采兒溫熱既雙唇就貼左上來。

良久之後, 我才道: 「傻妹, 等我返來之後咪可以日日見咯。」

采兒搖頭道: 「你成日話我咩都唔識, 但係至少我知道聽日既行動好危險, 你一去左, 好可能就唔會再返來喇.....」

「咁妳仲堅持要去?」

「如果喺你危險既時候先離你而去, 我仲點算係你既女朋友啊。」采兒水汪汪既眼中盡是柔情。

係真心唔介意同我一齊死又好, 係細路女唔識世界都好, 至少采兒喺呢一刻既真誠, 真係深深咁打動到我。

我妥協道: 「好啦, 不過妳要應承我, 無論如何都唔可以再好似上次咁撲出來幫我擋刀!」

采兒破涕為笑道: 「最多我戴個厚啲既Bra Bra啦。」

「真係講唔過妳啊,...」我沒好氣道: 「至少呢樣野妳一定要貼身攜帶。」

我將塊龍玉掛左係采兒身上。

「好靚呀,但係我都無咩送番俾你添。」

「唔使喇....」

「唔得!」采兒攞一攞自己個袋,突然道:「呀!有啦!」

只見佢擺左個士多啤梨既髮夾出來,細心咁夾左落我個頭上面,令我頭頂無啦啦有撮頭髮好突兀咁豎起左。

「哈哈,好靚呀!」采兒拍手道。

「又喊又笑,唔知醜。」

把口雖然咁講,但其實我內心幸福到不得了。

「采兒,妳快啲行過去同飛機佢地食啲野先啦。」我用溫柔既語氣道。

采兒撒嬌道:「點解唔一齊去呀?哦!你都想使開我!」

我微笑道:「唔係呀,原本無預過妳聽日會跟埋來家嘛,所以我依家想靜靜地一個人再度下個plan咁解者。」

聽見我咁講,采兒先勉為其難道:「咁你要快啲過來呀。」

望住佢跳跳紮紮既背影,我發覺自己係真心鐘意左呢個傻更更既女仔。

「好Sweet咁啱!」

背後傳來一把熟悉既聲音。

毒撚組爸佈滿瘀痕既臉孔出現喺草叢之間。

「出埋反間計咁威呀,等住同你條女一齊含家鑊啦。」

毒撚組爸露出極度邪惡既笑容,然後就迅速跑走左。

聽住佢越來越遠既癡笑聲,我腦入面不斷迴蕩住坤哥講過既一句說話。

對於出賣我既人,我從來都無仁慈過.....

(33)

長江中心既上空密雲滿佈，瀰漫住一片風雨欲來既肅殺氣氛。

我踏熄最後一枝煙，單人匹馬咁行左入大廈。

大堂裡面人頭湧湧，絡繹不絕既上班族面帶倦容咁重複住每日流水式既生活。

我戰戰兢兢咁向住總壇既其中一個秘密入口行過去。

沿途竟然無撞到任何一個摧建幫既成員。

越向下行，樓上喧嘩既人聲就好似潮水般慢慢褪去。

到最後，只剩低我自己空洞既腳步聲。

話咁快，通往總壇既大門就出現係我眼前。

死就死，猛刀插大牌。

深呼吸左一大啖氣之後，我伸手推開左度門。

室內既燈光強烈到我要眯起雙眼。

上次入面唔係好暗既咩？

等眼睛熟習左光線之後，我不禁俾眼前既畫面嚇呆左。

只見坤哥神色傲慢咁坐左喺房中間既一張龍椅上面，左右兩旁各擺放住一枝巨型既火把。

而火光所及既地方，盡是密密麻麻既人頭。

睇來摧建幫呢次真係出動晒所有人馬來迎接我。

我昂道闊步咁行左入去，眼中毫無一絲畏懼。

只見Eric雙手垂直咁企左係坤哥隔離，一臉冷漠。

而企係佢身後既果個人，竟然係毒撚組爸！

嘿，好明顯佢係因為爆左我大鑊依家先上晒位。

面對住咁浩大既場面，我第一時間諗起CCTVB成日做果啲宮庭劇。

坤哥依家既姿態就同劇中既皇帝一模一樣，而Eric同毒撚組爸既角色，分別就係皇上身邊既丞相同太監。

正當我胡思亂想之際，毒撚組爸開口說道：「你呢個二五仔仲有臉返來見坤哥？」

我仰天打左個哈哈，道：「你條毒撚識啲咩呀，一朝得志就係度語無倫次。」

坤哥一邊用手搓住健身球，一邊氣定神閑咁對住我講：「點呀得仔，做大學生做到唔捨得走之餘，仲想同夾埋啲龜來拆我堂口啊。」

對住坤哥，我唔敢有半點不敬，於是單膝下跪道：「坤哥，你唔好聽啲小人亂講，其實呢一切，都係我擺出來既局。」

坤哥揚眉道：「你又想鳩噏咩也？」

「哈，要喺短短三日兩夜既迎新營入面收靚，唔用啲計仔點得吖。」我企番起身，微笑道：「表面上我同班大學生講話要夾埋啲差佬一齊來收你皮，實情我只不過係想昆佢地來呢度俾坤哥你魚肉者。」

Eric此時插嘴道：「坤哥，呢條友成日都古古惑惑，信佢一成既話，分分鐘真係會雙目失明.....」

「你依家咪係教我做野。」

坤哥一個凌厲既眼神就令ERIC唔敢再出聲。

「咁點解只會得你一個人來？」坤哥問道，手中既健身球咯咯有聲。

我攤手道：「咁做戲都要做全套家嘛。我怕坤哥你誤信柒頭收錯風，所以先特登趕過來同你解釋清楚啫。」

見坤哥仍然一臉不信既表情，我擺起電話道：「佢地成班傻仔已經嚟晒出面等緊，你唔信既話我依家大可以send個message 叫佢地即刻行入來。」

「坤哥你唔好信佢呀，佢想報警家嗰。」毒撚組爸緊張道。

我失笑道：「晒鳩氣啦，你自己睇下四周圍既兄弟先啦。一個二個有槍又有刀，如果我真係亂來既話，唔驚俾你地斬開九碌咩。」

「好！」坤哥一手捏碎左兩個健身球，道：「你即管叫佢地入來，我睇下你玩得出啲咩花樣。」

(34) 完

「忽得哥咁慢家，我地等左差唔多有成個鐘頭喇！」尖子邊抹汗邊埋怨道：「你地睇下，個天好似就來要落雨添家。」

「收爹啦！」飛機道：「忽得哥叫得我地喺尖沙咀呢度等，我地就俾啲耐性啦。」

尖子不服道：「都唔知佢係咪玩鳩我地家，黑社會總壇又點會開喺呢啲人多車多既商業區得家。」

「好心你啦尖子，人地采兒女仔人家都未呻苦，你呻乜春呀。」飛機講完就擺住枝水走去采兒隔離，問道：「采兒，飲啖水先啦。」

采兒搖搖頭，繼續眼都唔眨咁望住前方。

飛機勸道：「雖然忽得交帶落要妳吸實周圍既環境，但係妳都唔使咁搏命家。」

「佢叫我負責既工作，我就要做好佢。」采兒硬朗道。

「天時咁熱，再咁落去妳會中暑家....」

未等飛機講完，采兒就突然指住前方道：「係豪鬼呀！！」

只見有一班人係街尾行左出來，其中一個人既頭髮正正就係火紅色。

「豪鬼！！我地係度啊！！」

飛機同班影即時衝左過去。

紅髮人聽到身後有人大嗌，擰轉頭愕然道：「o岩o岩先落直昇機番到來香港，又有怪事發生？！」

飛機見自己認錯人，惡人先告狀道：「你唔係豪鬼！你究竟係邊個？！」

紅髮人發惡道：「邊撚個豪鬼呀？！」

只聽佢身旁一個棚牙黑白分明既男人道：「好心紅棍你就打多啲機家啦，街霸既豪鬼你都唔識，真係不思長進。」

另一個紋左Hello Kitty喺塊臉到既大隻佬道：「講少句啦發仔，人地認錯人者。」

突然，一個無眉毛既鬍鬚佬指住采兒道：「呢個靚妹幾正啲，鳩恆，會唔會又係你的啲舊相好？」

後腦紋左個FUCK字既光頭佬答道：「仲講女？乖乖地返屋企上網搵工好過啦。」

如是者，呢班騎呢人就離開左。

「咁依家點算啊？」尖子搔頭道。

飛機耸肩道：「無咩點算，豪鬼話過會同警方暗中保護我地，所以我地搵唔到佢都唔出奇。」

「你地睇下！」采兒突然大聲道：「係忽得send來既指令呀！」

全部人即時圍左去采兒身邊。

只見采兒手提既螢光幕顯示：

前往諾士佛臺既後巷入面, 有一個好大既紙皮箱...

「喂，打咩message要打咁耐啊？」毒撚組爸唔耐煩道。

我笑住咁將部電話收起，道：「無，o岩o岩收到一個令人好興奮既消息。」

「咩野消息？」坤哥問。

我神色輕鬆道：「差佬果邊同我講，原來摧建幫入面一直都有個臥底幫警方做緊野，叫我要諗辦法聯絡佢啫嘛。」

坤哥好大力咁拍左下龍椅，暴喝道：「係邊個仆街仔？！」

「個仆街就係佢！」我直指Eric道。

「咩話？！佢講既野係咪真既！」坤哥擰轉頭走向Eric。

我一直等緊既就係呢個時刻！

砰！

一槍，坤哥既太陽穴即時爆開！

而趁住坤哥既腦漿淺落Eric塊面既時候，我順勢向住Eric既心口射出第二槍。

下一秒，我就感覺到左手傳來摧心裂肺既劇痛！

只見我血肉模糊既左前臂已經離開左我自己既身體。

未死得！幫會入面仲有一個人認得采兒。

「呸」一聲，我既胸骨又被打斷！

趁住我仲未失去意識之前，我耗盡最後既力量向住毒撚組爸跳過去。

砰！

開完最後一槍之後，我就連隻右手都被斬斷埋。

然後，我聽到自己身體傳出一連串骨頭碎裂既聲音。

火光照耀既血花中，我彷彿見到采兒對住我笑既樣...

我耗盡我全身僅餘既氣力，用個鼻按落我跌左喺地既電話，send出我最後一個message.....

「真係有個箱係度喎！」飛機指住諾士佛臺後巷暗角位既一個紙皮箱道。

「睇下咩來既先？」尖子走左過去。

飛機即時拉番佢轉頭，道：「忽得個message係send俾采兒既，應該由佢來開。」

見采兒一臉猶豫，飛機拍拍采兒道：「放心啦，我地會睇住妳既。」

采兒一步一步咁行近個箱，然後手震震咁揭開左個箱蓋。

箱一開，一個又一個唔同顏色既氫氣球即時飄左出來。

一時間，五顏六色既氫氣球即時佈滿左采兒頭頂既大半個天空。

「喔噢！」

采兒望一望手機。

呢次唔係幻覺啦，真係有好多彩色既波波係天上面飛呀。開唔開心呢？

就係采兒同飛機班人望住天上面既氣球呆呆出神果時，諾士佛臺一間酒吧既室外電視突然播放出一段特別新聞報道：

突發新聞，長江中心發生黑幫仇殺事件。事件中有四個人死亡，無人受傷。

經初步調查，死者分別係三合會摧建幫既首領毛仁坤以及佢既得力助手黃艾力。

至於其餘兩個死者，經初步鑑定，一個係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二十四歲既李獨能。

而另外一名死者由於臉部被毆打至難以辯認，因此未能確認其身份。該名死者唯一既特徵，喺佢頭上夾住一個士多啤梨形狀既髮夾。